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宗朱辨義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維翰

春秋宗朱辨義卷十

高淳張自超撰

昭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公即位茅堂胡氏以為有子野之命此丈定内承國于先君而後書即位之說也然昭公之立有子野之命無子野之命皆不可知夫子野以毁而卒未必自料其必死而命昭公且人于疾病中多有亂命若

審于義不可從大臣而乃心社稷者不必定以從命為是若審于義之當立雖未有命亦可以卜于守龜告于太廟而立之也大約先君既卒有世子在則世子即位蓋既命為世子則不必卒之時再需命而立也無適子而世子未預立則從先君卒時之命而立庶子先君卒時未有成命則擇長擇賢卜龜吉廟而立之若先君所立世子或所命立之庶長子有故如子野之以毀而卒則雖不必有子野之命而擇其宜立者奉以即位春秋不以為罪也其不請于天王則統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皆識不必每立君以為識也故昭公之即位是當日修即位之禮非以必有子野之命而後書也蓋子野之卒非有他故魯之臣子從常而修即位之禮以定昭公與凡即位同春秋仍之非有別義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國弱公作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虎虢公作漷穀作郭

于虢書會不書盟必當日會而不盟也夫楚圍豈不强很于屈建建能爭晉先軼圍顧不能爭晉先軼而猶煩讀舊書以偷為一日之長哉趙武懦弱不能與建爭其能與圍爭哉載書之詞必列大夫而序其先後如于宋屈建于虢公子圍舊書不可仍一也于宋與齊于虢有齊舊書不可仍一也于宋衛石惡陳孔與鄭良霄于虢衛齊惡陳公子招鄭罕虎舊書不可仍一也又于宋蔡次于楚先于衛陳鄭許曹于虢蔡次于衛陳先于鄭許曹其非仍舊書可知夫所謂仍讀舊書者仍其晉楚之從交見之詞也諸儒謂于宋于虢楚先歃而春秋先晉為聖人嚴中外之辨而抑楚申晉然如黃池之會左氏先晉侯國語先吳論者

以為其國史臣各為其君故所載各異而又以為黃池先吳晉人諱之既云晉諱則當曰告于諸侯書于國史皆以晉先而魯史亦然夫于宋于虢當亦如是夫子作春秋一仍之而非舊史先楚筆削先晉以抑楚申晉也不然于宋于虢晉楚分伯而諸侯北面于楚聖人惡晉及趙武已極而又易其載書之詞先晉于楚以示中外之不可無崇卑哉使聖人而有惜中國之義則魯公之朝楚亟削而不書夫不惜中國之朝于荊蠻而惜中國之後歃于荊蠻亦失大小輕重之衡矣又文定以為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書必先趙武夫以中國而事荊蠻而猶區區于其不義之信豈不誤耶

三月取鄆　鄆公作運

不書伐莒而書取鄆者明以著其乘亂取鄆之實也季氏以為如書伐莒是以討賊予魯不書伐而書取

則收奪而已其義亦是但使假討莒之名而獲取鄆之利是與楚虔之討蔡般滅蔡討陳招滅陳何異亦非乎以討賊之義也即位未逾時忘喪而乘亂圖利無論自為之三桓為之皆為罪矣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書弟所以著其為母弟別于凡先公之子之泛稱公子也又秦公子無見于經者或其國不以公子用事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公穀作大原

狄為干戈之患齊桓釋而不討自晉屢敗狄之後狄益弱矣比年以來未見有侵伐諸侯之事而晉卿帥

師敗之是晉因楚弭兵而有事于狄也高氏以為冀與交剛書晉人此書晉卿帥師見晉之益衰者非也自陽處父書帥師之後晉用兵多稱卿帥師著大夫專政諸侯無權而晉室分于六卿之漸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去疾展輿大約與鄭突忽曹羈赤同突之入以宋赤之歸以戎去疾之入以齊鄭曹君卒國亂宋執祭仲而後突入戎侵曹而後赤歸今莒有弑君之罪如展輿為弑君者所立而不能討賊齊當聲罪致討以出展輿而納去疾乃春秋但書去疾自齊入莒則去疾之不正與鄭突曹赤之不正同而齊納去疾之不正與宋納突戎納赤之不正同矣突不書自宋赤不書自戎者以既書宋執祭仲戎侵曹故也去疾不書齊伐莒者以莒弑君如書齊伐莒恐後人疑齊之討弑君而謂展輿當逐去疾當立也文定以去疾假齊

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為正其以國氏子去疾之討有罪者非也寔不繫鄭上文有執鄭祭仲之文亦不繫曹上文有侵曹之文雖不書鄭曹可知寔為鄭公子赤為曹公子矣此上為晉師敗狄之文接上文寔書去疾如不繫莒則知去疾為何國之人耶如殺州吁書衛人則州吁不必繫衛殺無知書齊人則無知不必繫齊至于佗為蔡人所殺夏徵舒為楚人所殺佗不繫陳夏徵舒不繫陳何以別其為陳之佗陳之夏徵舒哉此皆史氏立文之體非有異義也又如展輿出奔繫莒與忽繫鄭羈繫曹同文是明三人之不絕于國也而又豈以去疾繫莒為兩與之耶

莒展輿出奔吳

展下公穀無輿字

展輿繼弒君而不討賊則疑于為弒君者所立而與聞乎故然莒之弒君書國人則賊未有主名而莒之

事紀載亦畧展輿之為弑君者所立與否討賊與否皆不可知但春秋書法與書鄭忽出奔衛曹羈出奔陳同則知其不罪展輿也其皆不書爵者鄭莊之卒葬未逾年忽不當舉爵曹莊以前年十一月卒明年三月葬而羈以冬奔莒犂比公以前年十一月弑其葬必在此年而展輿以秋奔羈不舉爵則展輿亦不舉爵也其不舉爵者不終為君則不舉爵以亂名實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據左氏則莒有訴于會之說此之疆鄆田者必明為之疆鄆田自鄆田莒田自莒田以示無侵于莒猶以塞莒之口以謝晉楚之來責也書叔弓帥師者著昭公舍三家而用叔氏也故叔弓未卒之前凡四用師皆叔弓將又兩聘晉一聘楚一會楚子一會楚宋滕盖以分三家之權也

塟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作卷）

文定據左氏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而以卒赴春秋因之不革者楚圍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二國宋向戌鄭子産以諸侯之良而皆獻禮焉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非特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與惡夫然則商臣弑君亦不幸而次于厥貉者只得蔡侯不能如圍之大合十二國以致不得辭于弑君之名乎王氏以為楚圍滅蔡滅陳之罪尤重故春秋擇其重者而誅之然則商臣亦不幸而滅江滅六不能如圍之滅陳蔡大國以致不得辭于弑君之名乎夫弑君大逆也誅弑君極刑也書弑君惡名也苟得其實雖趙盾許止不可縱苟不得其實雖欒書吳光不

可枉春秋用法若此其嚴而且慎而謂以十二國從會之故實弑書卒仍其僞赴以為中國諱哉且申之會陳蔡許原楚之從鄭亦時晉時楚者宋惟世子佐在其他小國淮夷皆不足數中國如魯齊衛曹邾杞莒薛未有往者至于伐吳則宋鄭亦不從也何用畧其篡弑以扶中國乎蓋當日楚麇有疾圍聞疾而返麇之以疾而死以縊而死事在可疑圍殺其二子晏然有國其罪固不可逃楚人惡圍之所為而子干子晳又奔在晉鄭欲加其罪于是縊之說聞于人而外史或有據傳聞而書者矣夫麇之卒也先以疾聞非既卒之後始以疾赴此其所以可疑也而謂聖人忍以疑罪加楚圍哉蓋人雖有他惡不得枉以可疑之弑君雖有他善不得恕以無疑之弑君也又況弑君何事而反以滅人國之罪為重于弑君春秋乃貸其弑君而誅其滅國耶

楚公子比出奔晉

書楚子卒者存疑于圍之弑君也書公子比奔晉者明以著圍殺其君之子而簒國也使圍非殺其君之子而簒國比胡為奔哉觀春秋書比奔晉書比自晉歸楚乃正書弑其君虔于乾谿則知虔實非見弑而春秋之書卒非聖人別有義矣蓋使圍為弑君之賊則其受弑猶為討賊他弑君之賊見弑不以為討賊而以為弑君者以其既君之而又弑之故正其弑君之罪而不予以討賊之義也比之奔晉十有三年未嘗一日君圍自晉歸楚而戕弑君之圍即不予以討賊之義而顧正其弑君之罪哉逮觀于春秋書比弑君則如圍實未嘗弑虔也十三年在位之君楚國之人君之比雖在晉日久而潛歸以簒其位迫之至死非弑君而何耶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昭公嗣位晉侯來聘以通嗣君亦以諸侯朝楚恐貳于楚故執政大臣出聘于諸侯以固結之也

夏叔弓如晉

晉使先來魯使繼往邦交之常可以無書書此以著冬之公如晉至河而復非有怒公之故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雖有罪而非叛非逆故以國殺大夫為文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方使卿來聘魯方使卿報聘必未有服惡于晉晉怒而辭之之事則左氏弔少姜之喪晉使來辭其說是矣是公往之非禮而晉辭爲有禮也穀梁以爲公不得入季孫得入爲惡季孫者非也晉辭公公使季孫致服何爲惡季孫如謂季孫訴公前不見有季孫宿如晉之文此則季孫宿如晉于公復之後何以知季孫訴公耶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滕入春秋前書三公之卒皆不名至此而始名之者旣會寢公之埜而因以通滕子之喪也則知前之不名非闕文而凡書名不書名由于來赴不來赴之故也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自昭之世喪禮有加大國則皆使卿夫從不會葬之小國從不會葬之秦從不會葬之王臣則皆往會矣此可以觀世變也至于卿會滕葬則以報滕成之親會葬襄公耳然于諸侯則有加禮而于天王則不過同于大國一使卿往而已厚于諸侯而薄于天王豈禮也哉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北燕事不可詳如以寵嬖而欲去諸大夫誠有取辱之道但春秋之世大夫專國人君忿而欲去之亦不得謂大夫不可去也宜自修其身强于為政明于用人以消其專擅僭亂之萌耳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公穀作雪

春秋書大雨雹三而昭之初年接冬春雨見先儒以雹者陰脅陽臣脅君之衆則其兆亦不微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諸儒謂申之會不殊淮夷為夷楚與在會之諸侯也然皆錮于殊會之說不可破耳往會吳則再書會吳

來會則不再書會其文則然原不以殊會吳為外吳今淮夷來會楚于申非楚及諸侯專會淮夷何用再書會哉楚主會諸侯諸侯從楚于會即無淮夷亦為貶矣正不必齊淮夷于諸侯而後為貶諸侯也晉齊魯衛雖不與會然聽判蠻會諸侯而行伯主之事春秋所以紀世變也故楚子及諸侯皆舉爵若與齊桓葵丘晉文踐土同者以罪中國諸侯疎于中外之防也夫楚之積暴自敗蔡師虜蔡侯以來已無中國矣察丘之後雖敗宋襄于泓而未能合諸侯城濮之後雖敗晉師于邲而亦未能合諸侯者猶有懼于中國諸侯也至此而合十二國以行伯主之事其患則始于大夫之盟宋宋之盟則始于晉悼之會蕭魚蓋蕭魚之會讓楚而不爭宋之盟和楚以息爭于是申之會服楚而無爭矣夫中國之治邊鄙審于德不足以化之則當嚴為之防使不得入跳而入焉則張其威武撻之使去如其讓之必至于和跳之和之必至于服

之服之則必至于為其所吞併故滅陳滅蔡而勢將以次而及中國諸侯也乾谿之難不作中國諸侯亦危矣哉

楚人執徐子

徐不見有罪楚執徐子亦可以不書而春秋書法與晉文會温執衛侯若與異者亦所以罪中國諸侯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會十二國而楚為主楚未有之事連七國而主軍以伐國亦楚未有之事皆以著中國之失伯也其書執殺慶封書滅頓豈于楚靈之伯哉中國無伯而强楚僭行之中國以為恥矣

執齊慶封殺之

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意不主于討賊但殺之以威吳誇示諸侯故不以討賊之詞書也諸儒謂不予楚靈以討賊之義夫不知討賊之義雖中國當罪之知討賊之義雖荆蠻當予之諸儒但以楚靈亦弑君之賊以弑君而討弑君故不予之然楚靈之賊君可疑而殺君之二子無疑亦楚之賊也以賊討賊原不足予而况事出于私雖無諸已而非諸人猶不足予也故其意在滅蔡則殺蔡般非討賊意在滅陳則放陳招非討賊矣

遂滅賴 賴公穀作厲

書楚靈之遂滅賴與書晉悼之遂滅偪陽同非予楚靈之同乎晉悼也罪晉悼之同乎楚靈也春秋固嚴于治楚而又何嘗寬于治晉哉

九月取鄟

鄟滅于莒魯取之于莒而曰取鄟者猶之鄆亦春秋間小國魯取之不繫之于莒則取鄟亦不繫之于莒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謂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按此則所謂禄之去公室也大定乃云三軍作舍皆自

三家公不興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然觀作三軍之後襄公之世書帥師者四季孫宿救台季孫宿叔孫豹城成郛仲孫速伐邾仲孫羯侵齊則以三家專師之徵也而昭公元年則又叔弓帥師疆鄆矣舍中軍之後終昭公之世書帥師者三敗莒師者叔弓伐莒者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圍費者叔弓叔弓兩專魯師而季仲並將叔弓又參之則不特季氏不得獨握兵柄而三家之權亦併不能重于叔氏矣至于定哀之間而後三家更政或專將或二卿將或三卿將叔氏始不興也然則魯國之兵權分于三家歸于季氏或亦猶漸使然而不繫乎三軍之作舍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氏謂楚子以屈申貳于吳使果貳于吳則申為有罪殺之可以不書豈屈申不義楚虔之篡國虔忌之

而以貳吳為殺申之名耶

公如晉

二年如晉而晉辭逾三年始往朝之其間又疎于大夫之聘豈晉怒之因以羈公使逾時而返耶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魯納三叛諸儒以為乘魯君之出招納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為己之私有然以季孫宿之專公即在國亦不能止其不納也觀于此則行父之逐莒僕為賢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公歷時而後歸左氏以為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以為不可晉乃歸公是晉雖受莒愬而實未

止公何以久而乃至耶若晉果受莒愬有止公之意則莒師之來又不當敗之矣恐公之久于晉或别有故而晉實未受莒愬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作濆穀作賁

季孫宿受莒叛公方在晉若晉因而止公公猶有辭也甯歸而即敗莒師是明以止公之故而敗其師以示無懼于晉而與之抗矣何以明年又遣如晉之使耶固知其不然也

秦伯卒

兩紀名書卒而不書葬三書葬而卒皆不名則不名之非闕文無疑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越始見經得與徐稱人文定以為吳崇慶封之惡楚討有罪吳不顧義禮而圖報復是為狄道楚以諸侯再伐吳為有名故其從之者雖徐越得進而人之也然吳之以朱方處慶封已于楚執慶封殺之著其罪矣楚再伐吳明年遂罷又伐吳則是楚之爭勝于吳其初之伐吳原非為討慶封雖蔡陳許頓沈從之皆譏而又何進乎徐越哉徐越非淮夷之比如春秋書徐越則似狄徐越而諸侯之舉爵為予之矣故人徐越之大夫以見楚及五諸侯之舉爵非以示與譏也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杞伯卒而魯往楚杜氏以為魯怨杞因晉而取其田不廢喪紀禮也夫魯不義而使杞田杞因晉而復之

原不當以為怨而魯固不能不怨也其不廢喪紀則為晉屈而已而豈魯之有禮哉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前年公如晉朝今年宿如晉聘左氏以為拜莒田季氏以為莒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晉受其聘而不見討夫莒之伐魯即以納叛之故非有他也魯又敗其師何為有辭哉蓋晉本不為莒討魯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公以伊戾而殺世子又以柳而逐華合比其寵閹寺而信讒于父子君臣之間誠為不道矣然以世子

佐而惡父之寵人以華合比黨世子
而欲殺君之寵人亦皆不能無罪也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楚兩以諸侯之師伐吳所以誇諸侯之從己以示伯
業于吳也而卒不能得志于吳故復使薳罷專師以
伐之

冬叔弓如楚

魯之不與申會非能外楚也當日宋之盟約以晉楚
之從交見則諸侯之如楚以朝者晉令也若往會申
則以晉之從為楚之從矣雖據左氏楚求諸侯于晉
晉許之或未有令使諸侯往會故諸侯之從晉者惟

鄭近于楚不敢不往宋以原合晉楚之好亦不得已而使世子往也此因晉有疾魯之端叔弓如楚通好將以托于楚故明年而公即往朝之高氏以魯不會申震于楚之兵戚將朝而先通聘者非也

齊侯伐北燕

伐北燕以納燕伯而弗克納不書弗克納者以齊納燕伯為正非如晉納捷菑之不正也納不正而弗克納則罪在納者不在納者齊納燕伯正何以不書弗克納以不受者不在納者不受者納正而弗克納則罪在罪北燕乎齊受賂而平齊兼有罪如書弗克納則似罪北燕而予齊矣故以不書交罪之也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覦下言叔孫如齊涖盟則此當是齊有使來而魯暨之平也魯何背齊晉之間自襄公堅事晉齊靈七伐魯之後齊魯之好不通齊景即位使慶封來聘至此十二年魯不往報葢其夙怨尚未釋也今齊閒晉之不悅于魯而來請平魯亦因晉之督過于已而喜與齊平故涖盟之使急往于齊矣後儒讀左文之誤李氏辨之極是

三月公如楚

據左氏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遠啟疆來致公公是以如楚是公之如楚為落章華非朝也然而公實朝之也公既有慍于晉因平于齊而又托于楚也

叔孫舍如齊涖盟

公朝楚叔孫舍受盟于齊其意一也其貿章華因以爲名而又乘齊之欲平于我故往受盟其實旨魯欲之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氏士文伯解于何不臧爲不善政之語却好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不務此三者則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朱子亦取其義以解十月之詩但其所云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因是年衛襄公季孫宿卒而附爲之説此後儒所以黜象緯占驗之數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公之久于晉左氏以晉受莒人之愬而止公然公之如楚以落章華楚非有事止公何以自三月迄九月始至其久于楚與久于晉同耶則晉受莒愬之說未可信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春秋書殺世子三皆由于寵愛少子乃殺申生罪晉侯殺痤罪宋公殺偃師不書陳侯而曰陳侯之弟招者陳侯屬留于招過未有殺世子之心而招過殺之也夫陳侯即不欲殺世子而屬留于招過是有立留

殺偃師之意矣然舍過立庶不爲無罪猶愈于殺適立庶陳侯無殺偃師之心而招過殺之非招過之罪而誰之罪哉招過同殺而春秋專罪招者招爲司徒當國而又爲陳侯之母弟招不爲主過豈敢耶招以介弟之親叔父之尊忍于殺世子以立庶者此即公子仲遂之所爲也故春秋于招前後書公子此獨書陳侯之弟所以別招于過以見招非過之比而親爲介弟尊爲叔父也亦以見殺世子非國君自殺則其親以介弟尊以叔父者殺之而非他人所敢也以示後世保傅世子者既當自檢其失又當防人雖至親如母弟而不可以輕托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陳侯本不欲殺偃師而震于招之殺偃師又自咎已之屬留于招以致招之殺偃師此其所以憂恚自殺

也然則陳侯之縊非招致之哉楚比入楚而致楚子縊春秋書比弑君陳招殺偃師而致陳侯縊春秋不書招弑君者何也比既自立使楚靈不縊比于勢不得不殺之故楚靈之縊比弑之也招殺偃師招猶自謂能從陳侯之欲使陳侯不縊招必不行逆于陳侯故陳侯之縊非招弑之也

叔弓如晉

楚落章華魯君親往晉落虒祁諸侯皆在而魯獨使卿往此皆平丘公不與盟而執季孫意如之端也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楚殺陳行人所以恐陳人以散招之黨收偃師之黨使與有拒其師者也此公子留所以奔公子過所以殺而滅陳如擧一邑也然而殺行人之罪楚不能辭矣

陳公子留出奔鄭

偃師既書世子則留雖不書公子亦可以知其為庶子矣然不如鄭突曹赤莒去疾之書陳留者以著前既未成為君後又不終為君始終乎公子而已也

秋蒐于紅

此為書蒐之始蒐春田之名也春秋五書蒐昭此年秋十一年夏二十二年春定十三年夏十四年秋冬之間以為簡車徒者是已如謂公徒不足而蒐則公室之弱不自此年始如謂三桓假蒐以耀兵則三桓之專亦不自此年始觀于昭公之世晉伯既衰楚人滅陳滅蔡大用兵于中國而公又屢見絶于晉定公之世中國無伯諸侯兵爭而陪臣據邑叛國則或戒心于軍旅之不振而蒐以講武事也此年書蒐以後

。四書大蒐者當是積漸而僭行大蒐之禮孫氏以書蒐為三桓僭行之書大蒐為公與者未必然也如十一年之蒐比蒲殺歸㒜未逾月必非公之親與諸儒又以狩書公蒐不書公旨三桓僭行而公不與者亦不盡然也如定十四年蒐比蒲而邾子來會則明為公與夫至如桓四年狩即書公莊四年狩禚書公者譏公之狩也此以譏蒐譏大蒐其不書公與桓六年大閱之不書公同若以為昭定之間軍政不在公故不書公蒐然則桓之世豈軍政不在公而大閱不書公耶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胡茅堂以過稱大夫明過之不與殺偃師者非也孫氏以言陳人殺其大夫不與公子招殺偃師者亦非也書陳人者以見過實與殺偃師雖招殺之而過實有可殺之罪若陳人討賊者然也書殺其大夫公子過者

以見偃師之殺招為主而過為從陳人不殺招而殺過則既不以正招之罪則其殺過為非其罪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奐公作瑗

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書楚師者以著滅陳者楚志而非公子棄疾之罪也書滅陳者以著楚之本謀滅陳而獨奉孫吳為名以詐陳人謂為偃師復仇將以納其子使陳人聽之而入楚師也前書討夏徵舒既討矣而又書入陳是其志在入陳而非真能討徵舒也此既書滅陳而後放招殺奐則陳已為楚所滅而放招殺奐皆非為陳討賊也而又放其主殺偃師者殺其助殺偃師者則尤為用刑之不當矣招

稱公于孔奐不稱大夫者胡茅堂以為招雖有罪楚子懷惡以執之不與其執也孔奐嘗與楚子通謀以滅陳旋以不忠見殺不言大夫非陳之大夫也皆非也茍執有罪不當以執之者懷惡而恕所執者之罪何為不與楚子之執哉孔奐與楚謀陳不見于經何以示絕孔奐不得為陳大夫之義哉盖招之稱公子奐之稱氏一也其皆不稱大夫則以其為楚放之執之也如前書殺夏徵舒不削氏則此于招奐不削公子不削氏非有異義矣諸儒泥于書公子削公子為有褒貶而不知招稱公子奐稱氏對舉之詞也又王氏以為棄疾奉偃師之子吳圍陳及棄疾立又封吳于陳則知放招殺奐為討其殺偃師也非也夫楚以討賊為名苟實為偃師討賊則放招殺奐之後宜即奉吳以君陳矣何為縣陳哉虔弒此殺棄疾之復封陳蔡德陳蔡助已而封之非其本心也春秋宜以棄疾封陳之故而于放招殺奐予其為偃師討賊乎

楚陳哀公

蒙上文作楚楚之為是楚楚之是無陳矣楚楚之而又謚之是無陳之臣子矣皆所以甚楚之罪也與書齊侯葬紀伯姬同不必以往會葬而書者也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前書楚師滅陳是楚子未至陳也此書會楚子于陳是楚既滅陳而楚子至陳矣故叔弓𢍶𢍶與葬哀公皆楚子之事而非桒疾之事也叔弓往會罪魯也

許遷于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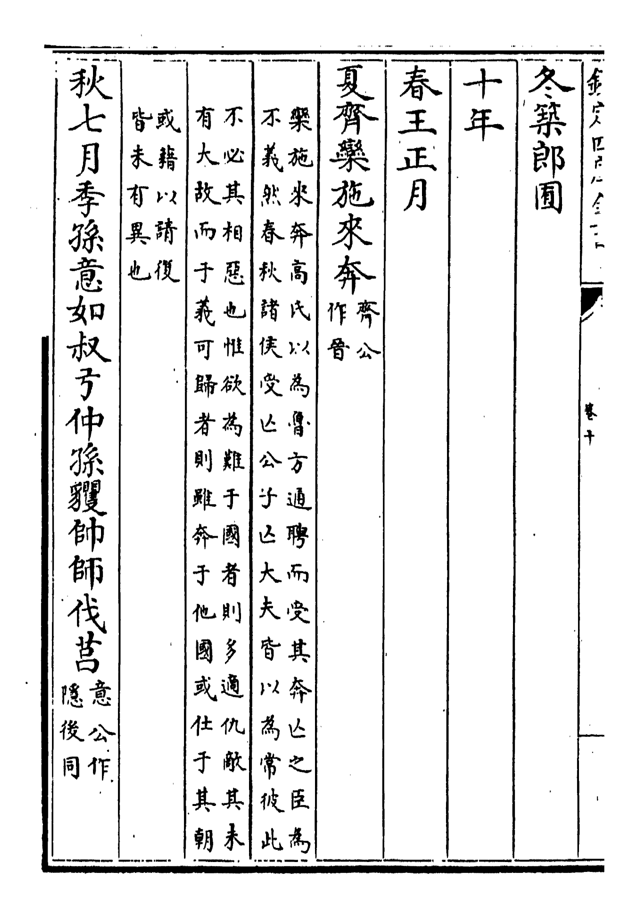
滅陳逐許備著楚之作威福于諸侯也

夏四月陳災 災公穀作火

公穀以為存陳者亦自有義是必陳之臣子以災來告舊史書之夫子因以不削也蓋此時楚子在陳放招殺奥茬戾公尚未必其竟殄陳祀也經書滅陳亦據其後之縣陳而書耳文定謂既使穿封戌為陳公而陳滅則陳必不來告叔弓目擊而歸言者不必然也

秋仲孫貜如齊

涖盟之後隨復往聘魯之急欲托齊也高氏以為齊平而不來聘則著齊輕公非特居鄆時也然如齊慶封來聘魯久不報亦為魯之輕齊耶聘問之常無關于事則不勝書其書者必有故也



冬築郎囿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作晉

欒施來奔高氏以為魯方通聘而受其奔亡之臣為不義然春秋諸侯受亡公子亡大夫皆以為常彼此不必其相惡也惟欲為難于國者則多適仇敵其未有大故而于義可歸者則雖奔于他國或仕于其朝或藉以請復皆未有異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公作隱後同

魯既朝楚平齊遂若無忌于晉者而三卿帥師以加莒其勢實欲取莒也夫魯之加兵于莒亦非謂齊楚可托無忌于晉葢晉既為杞而使魯歸其侵田又為莒而責魯歸其叛邑魯事晉勤晉既難于為辭而魯亦將有辭于晉也晉之所以怒公而辭其往朝其與盟執意如以歸者則隱怨公之朝楚平齊而假莒為辭也三卿並將者項氏以為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帥之然前乎此則叔弓帥師敗莒後乎此則叔弓帥師圍費豈叔孫氏之兵原不自主而公家得以臨事置帥耶李氏以為叔弓佐意如序于仲孫貜之上而叔孫舍居守也然定哀之間三家用兵或季孫獨將或季孫為主而叔仲兼副之或季孫為主而叔仲分副之不復于三家之外另選卿以佐季孫何耶當是三家分其役邑季孫得二叔仲各一而昭公之時猶可臨事置帥用其徒衆至定哀而三家始專之也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戌

無冬字杜氏以為闕文也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作正月

卿會宋葬是魯之加禮于宋與屈于晉齊而使卿者不同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蔡從楚之國也蔡般弒君內諸侯亦當討楚雖荊蠻
蔡既從之則楚宜正其弒君之罪矣楚虔有楚會諸
侯于申使果以討賊為義則般雖在位六年執而殺
之春秋豈惡于荊蠻之討中國而不予虔以討賊之
義哉乃楚虔會于申列般于諸侯即役般助已以伐
吳明年又役般伐吳至此殺般其非討賊明矣虔之
殺般即如放招殺與不出于誘亦不得謂之討賊也
文定以為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貪得一時流毒後世
然而春秋伯主因會盟而執諸侯大夫者多矣不為
誘也楚子在申而名蔡侯此亦約會之常春秋以為
誘者楚虔志不在會般而在殺般則直以會誘之耳
蓋楚虔原不惡于般之弒君始亦未有縣蔡之意因
陳亂而放招殺與陳人不拒內諸侯不拒既唾手而
得陳矣可以縣陳則亦可以縣蔡放招殺與而天下
莫有非之者則以招殺世子偃師之故蔡般為弒君
之賊執而殺之天下又豈得而非之哉蔡般殺則蔡

有必可滅之勢兼陳蔡則國益强以次而及中國諸侯雖以兼并不難矣故一旦計出于誘而志決于殺也顧春秋不曰蔡般而稱侯者般已侯十三年也既侯十三年不曰蔡侯而又名之者國君卒必名故見弒名見殺亦名也般雖侯十三年而實為弒君之賊楚子殺之即不予以討賊之義而亦不當坐以殺諸侯之罪何為而亦名之既名蔡般不可以不名楚虔使不名楚虔則疑于予之楚子以討賊之義也楚之于陳既書滅陳則於招殺與不為討賊是已楚之于蔡殺蔡般于前而滅蔡于後使蔡人卒能城守不下君世子有而復父仇楚不滅蔡則殺般何以不為討賊而顧名楚虔以罪之哉蓋計出于誘則有必滅蔡之心即終不能滅蔡而楚虔亦當名也而況竟滅蔡耶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據左氏則楚公子棄疾帥師圍陳春秋不書圍者書
滅則不書圍也蔡亦滅于楚何以書圍蓋救於殺與
在既滅陳之後殺般在未滅蔡之前楚之滅陳師至
即降其滅蔡則歷三時而週八月使蔡果能城守不
下内諸侯果有仗大義以救蔡者蔡猶可以不亡也
故特書圍蔡以望諸侯之救間書諸侯之大夫會厥
慭以罪諸大夫之不能救也夫般有弑君之罪楚殺
之而諸侯救之毋乃非義乎非也般可殺而蔡不可
滅般未殺則助般為不義般既殺則救蔡為義使諸
侯能救蔡則陳亦可復何至于滅之自楚三年之後
又封之自楚哉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據左氏齊歸為敬歸之娣則襄之嫡夫人為敬歸矣
敬歸薨甚不見于經何也定公不知所自出觀其從

昭公而遜或即昭公之母弟也敬歸或甍于定公之世定公不宜不加禮于嫡夫人或在襄公之世先齊歸而甍故齊歸得稱夫人而襄公亦不以夫人甍之何也豈左氏不可據而齊歸卽為襄之嫡夫人耶左氏于他事或有穿鑿附會至如君夫人之為嫡為次不應無攷而僞撰如其附會則當因經為說經不見敬歸而顛穿鑿為敬歸耶

大蒐于比蒲

夫人未葬而大蒐與昭公甫葬而大雩其惡均也昭公在喪不應出蒐定公在喪不應出雩春秋書大蒐大雩季氏僭行之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公作祲羊

魯既仇莒是以盟邾猶襄二十年盟莒于向以仇邾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厥慭公作屈銀

會厥慭而名諸侯之大夫正以名諸侯之大夫而罪其不能救蔡也魯之季孫氏晉之韓氏齊之國氏宋之華氏衛之北宮氏鄭之罕氏皆國之世卿非大夫而無權者也君之命由其出國之兵柄在其手既會厥慭以謀救蔡而不能救固當比而誅之矣文定以書名非貶謂春秋恕其力之不能而不求其備者非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作友

圍蔡者公子棄疾則滅蔡者亦公子棄疾不書棄疾者歸罪楚虔也其義與滅陳不書圍陳同彼未逾時則書滅不書圍此逾八月而間有事故既書圍而又書滅夫既殺蔡般又圍蔡則志在得蔡之國既滅蔡又執殺其世子則志在殄蔡之祀楚虔之暴至此宜其及難而當時諸侯親聞見其所為曾無仗大義以致師于楚一問其罪者當亦春秋所惡也而謂可以恕厥愁之大夫哉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北燕伯不名以爲齊臣所納故不名也穀梁說是納不名故出奔名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魯使卿會宋葬故嗣君逾年即遣使來聘不顧忘喪即吉之嫌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此晉絶公之始若云晉有平公之喪未治而辭公則晉爲有禮而公背齊歸之喪爲無禮然而晉之辭公豈以此哉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作然 穀作虎

楚虔滅兩大國而又以猜忌殺其大夫宜國人之危疑乃有起而謀之者矣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公作甆

春秋書圍費以著南蒯之叛而公子慭之與謀而奔則未見其曲直也然魯自莊之世慶父牙友稱公子之後再見公子仲遂仲遂者莊公之子也盻稱公弟雖有後于魯已不得如仲遂之稱公子而用事矣此後歷文宣成襄之世至今未有稱公子而内與國政外交諸侯者則三家叔氏之世為卿而季氏專魯故也盻之時一公子慭見經即不安于魯而奔齊故春秋書之以著三家之强不容復有公子而君之近屬

不得以至親用事也

楚子伐徐

徐敗婁林之後屬服于楚此以貳吳之故而楚伐之則今年秋事也據左氏楚子次于乾谿以為援明年夏四月弑于乾谿是楚師逾年于徐矣其勢又將滅徐而縣之也

晉伐鮮虞

伊川以為假道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狄道也然據左氏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是忘在入昔陽非齊假道而見利忘義也劉氏以為悖信明義中國之道懷利尚詐戎狄之道晉悖中國之道反行戎狄之事故狄之然春秋之不尚信義久矣秦因戎而謀鄭楚奉孫吳而滅陳重幣甘言以誘蔡猶

曰西戎南蠻其道固然惟晉事秦楚之事比其所以狄晉也而齊僖朝于紀而襄紀衛禮至仕于邢而滅邢何狄乎晉晉之先滅虢之師館于虞而襲虞何狄乎伐鮮虞哉諸儒之説陳氏為長陳氏以為楚虔弑君之賊執慶封於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名以盟中夏而晉方連年有事于狄鮮虞然而是時晉君為誰平公昭公也晉文七八年間楚為無事襄公繼伯商臣以弑君之賊滅江滅六而襄方連年搆兵于秦景公繼伯陳鄭受盟于辰陵十二國盟于蜀楚人入陳圍宋而景懲邲之敗不敢抗楚方連年用師以滅赤狄襄景之不責而平昭是誅哉夫貪慾詐偽事誠可譏楚滅陳蔡而不救不討猶肆虐于弱小之鮮虞晉固不能無罪至于狄之則已甚矣毋亦春秋隱義微文有不可知者耶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叛季氏而叔弓帥師圍之叔弓聽于季氏也昭公方信用叔弓當亦季氏所忌固不得不曲從其命也不然其將為公孫歸父之續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比歸而虔弑齊陽生入而荼弑荼之弑以罪陳乞而虔之弑以罪比者何也陽生之得立不得立陳乞能為主比之君不君非觀從所能主也方楚虔滅陳滅蔡雄視諸侯駐師乾谿以援伐徐觀從一旦以蔡公之命召比何為者焉比苟明于理而虔于義則宜權量于兄弟之間若正虔以篡逆之罪則以次當及于已虔既亂矣已又殺虔而自為君是以亂易亂非所宜處也骨肉相殘一再不已何以告先君于廟耶

如是則比雖得蔡公之名而不可以歸不歸則觀從之難不作而楚不至于再亂春秋書比自晉歸于楚既歸于楚而勢不可兩立事不成則虔殺比事成則比弒虔虔即不自縊比能不加刃哉則然則比十三年為亡公子未嘗一日君虔而春秋以為弒其君者何也虔既十三年君楚矣虔楚之君也比楚之公子也不可不以為其君也猶之里克本不欲君卓而卓固晉之君也克固晉之大夫也不可不以為其君也文定謂比脅于勢而忘其守怵于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不可者似猶為春秋歸獄之詞夫比聞名即歸其志已惡而觀從亦未嘗脅而怵之也且既歸矣又何脅怵之可指口哉比果有守而知義不當歸也高氏以為先書比歸明比在外本無弒君之心及其以棄疾之請遂有得位之心然使虔無弒于比歸之前而比之歸為援立亡公子如衛晉齊小白之類則可謂之本無弒君之心比既歸而入楚為君勢不得不

弑虔何謂無弑君之心耶高氏又以為比宜效死不立夫既歸矣則必不肯效死不立使又效死不立則何如守義不歸耶汪氏以為棄疾因虔無道而謀代其位以己次居幼不足以服國人故脅比而君之而虔之弑實在比立之後故以比為首惡也然據左氏則觀從脅棄疾未見棄疾脅比即云棄疾脅比比既歸矣豈猶俟棄疾脅之而始有逆志哉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未嘗一日君虔虔之編也春秋以為比弑其君棄疾以次推立比固君之矣及迫比自殺春秋不以為弑其君者何也文定據左氏以為比有五難棄疾有五利比之行止進退去就生死皆觀從國人所為而未嘗自為可否比不能君楚不得為棄疾之君比即前論鄭突忽能君不能君之義而實于義有害也夫

春秋見弒之君有立未逾年成之為君者或適子當立雖未逾年而見弒稱君如齊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或庶子不當立有先君之命雖未逾年而見弒稱君如齊陳乞弒其君荼是也或不當立亦未有先君之命而國亂無主為國人所推雖未逾年而見弒稱君如晉里克弒其君卓是也有君國既久成之為君者或弒君而立國人君之適會盟主侵伐奉天王之正朔承宗廟之祭祀君國既久而見弒稱君如齊人弒其君商人是也或為逆臣所立國人君之列諸侯之會同諸侯之盟奉天王之正朔承宗廟之祭祀君國既久而見弒稱君如衛甯喜弒其君剽是也比既非當立又未有先君之命又非國亂無主為國人所推則不得為未逾年之君矣雖為衆人所立而未列諸侯之會未同諸侯之盟未請命于天王未有事于宗廟則不得為君國既久矣比之見殺焉從而君之哉然則比不得為君而實為弒君之賊棄疾殺之又不

同于衛人之殺州吁齊人之殺無知予棄疾以討賊之義者何也棄疾之殺比猶之比之弒虔也棄疾之殺比自立猶之比之弒虔自立也使棄疾殺比而可予以討賊之義則比之弒虔亦可予以討賊之義矣虔縊而以為比之弒君則比之自殺烏得不以為棄疾之殺比哉蓋比弒虔棄疾殺比其罪均也獨虔已十三年為君故以為弒君比未嘗久于為君故以為殺公子罪之名固有輕重罪之實豈有加減哉汪氏以為棄疾謀代虔位疑于兄弟之次故脅比而立之非也棄疾初不謀虔因比歸而得立比立而虔死彼見得國若是其易而忽動于為君之心故設為殺比之謀而其時棄疾在國用事已久羽翼既衆又知比以巳公子歸國孤立無助取之不難比苟不自殺棄疾其亦必至于加刃矣而何有巳次居幼國人不服之疑哉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自宋為交見之盟內諸侯之朝晉者兼朝楚夫楚虔會申伐吳滅陳滅蔡而晉周重于歃盟視其强暴不能出挑楚之計也今乘虔弑比殺楚國內亂平丘之會臨以王臣晉盖耀兵示武脅諸侯之從已以遠震楚人非止以諸侯貳心之故又豈但區區為莒邾謀以諸侯討魯哉顧使晉申弑君之罪兼以滅陳蔡之故盟內諸侯合十二國之師以討楚楚人內亂志搖棄疾立國不暇而暇治兵以抗諸侯乎惜乎叔向狦晉賢大夫不能輔晉昭以大義但尋常為會為盟而遂已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自盟重丘以來內諸侯二十年不盟矣至此為平丘之盟左氏以為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夫為尋重丘之盟耶于重丘魯則襄公晉則平公宋則平公衛則獻公鄭則簡公齊則莊弑未與于此魯則昭公晉則昭公齊則景公宋則元公衛則靈公鄭則定公及他小國無非易世之君事逾二十年君皆易世又閒有于宋交見之盟則其盟平丘未可謂之尋也又況臨之以王臣哉獨惜晉乘楚亂有可為之機而不能有為徒壓王臣而失大義耳高氏謂楚人自是不入寇而中國為之少安實由此盟然棄疾甫立懲楚虔滅陳蔡之暴而復封之志不在內諸侯矣而後又屢挫于吳以是而中國息兵非晉昭平丘之會能靖之也

公不與盟

不見公公不與及屢如晉見卻春秋皆據事直書未嘗諱也後儒過信左氏黑壤不與不書遂謂曲在公

則諱曲不在公則不諱夫以魯而納莒叛邑又伐莒取鄆何為曲不在公哉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莒邾屢無禮于魯晉悼不能治則以責晉悼及晉平于溴梁執莒子邾子則以為執有罪夫莒邾侵伐魯有罪魯納莒叛邑又伐莒而取其地烏得無罪哉晉不止公而執意如猶為有禮于魯也又季氏侵莒以自益晉周未嘗不知罪之所在而說經者于莒邾則以為當執于意如則以為不當執未見其平也至于晉之專則春秋明書以歸與執莒子邾子同又以罪之矣

公至自會

與成公沙隨至會同非有別義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書歸則異于許叔之入許夫書歸而舉爵則異于突之歸鄭赤之歸曹夫書歸不書復則異于衛鄭衛衎之曾為君而出奔復國夫蔡廬陳吳以世子之子宜嗣為君而蔡陳又周天子所封國楚得而毀其城郭虜其臣民不得而予奪其封爵絶續其世祀也故書國書爵而以自歸為文諸儒之說皆通但陳蔡國滅祀絶二侯復國祗若未滅未絶者謂不予楚之專封是已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是許之國滅祀絶夫不見有許男復國之文至哀七年四國圍蔡書許男而許突見于經十三年而許元公卒葬詳書無異祗若未滅者然又何以與此異耶恐春秋亦是可詳則詳之以示義不可詳則亦畧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蔡景見弑而會其葬蔡靈弑君之賊而又會其葬書以著魯及諸侯之罪也丈定于不葬例謂有治其罪而不葬者罪莫大于弑君觀蔡靈之書葬則不可以通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盟不與而意如見執意如未釋而公又往朝魯之畏晉甚矣然往朝以請意如晉辭其朝而意如以明年春釋猶稍有禮于朝其君而釋其臣也

吳滅州來

吳滅楚之附庸而楚不能爭棄疾新立國亂甫定故也平丘之諸侯不能乘機治楚以復陳蔡而取大義豈不惜哉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觀明年公朝晉而止于晉則此雖釋意如而晉怒未解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塟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莒小而悍終春秋之世與魯為敵故通春秋外諸侯書卒塟于莒獨缺惟成十四年一書莒子朱卒及此

書去疾卒而未有一書葬者文定以去疾之不葬責意如之棄義廢禮然則通春秋不葬莒子又誰責耶許氏以為莒卒無諡故不書葬然則何以書卒亦祇兩君耶但卒紀名者以喪來赴也觀莒之以喪來赴則莒怨亦可釋而晉之怒公不解者不盡以莒之故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子卒而國殺公子以著其國之內亂也郊公奔庚輿立晉不書者小國之事不足詳也公穀以為曹莒無大夫高郵孫氏以為小國之大夫當大國之士春秋士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不名又以為事係懲勸法當書名則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雖賤而名之其說非也莒慶莒挐曹公子首何係懲勸而名之耶蓋小國之事不詳其同會盟從侵伐而稱人者其人非如大國大夫世卿用事專國交鄰不足以詳故不名

也不然楚視中國則諸侯之末爵與邾莒同顧以邾莒之大夫當楚之士耶曹與鄭同為伯爵鄭大夫疊見于經而顧賤曹大夫而黜之耶如諸儒之說是春秋之于諸侯不以周爵為大小而以強弱為大小矣豈不害義之甚哉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文定謂書以記禮之變固是據左氏則叔弓涖事而卒亦事之變也叔弓之卒不可不書因涖事而卒故不可不并書其事然書去樂卒事則以譏其簡于祭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無出字

蔡減三年朝吳為之謀而復之既復逾年而即不得安于故國固貴無極之讒而亦蔡人心害其能故讒言得入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丈定以大夫稱名稱帥師為無貶故于此據左氏不納鼓人之叛以為異于前之稱人稱國然則此後定四年士鞅伐鮮虞五年士鞅圍鮮虞哀六年趙鞅伐鮮虞胥稱名稱帥師又何以云耶即據左氏圍鼓至三月之久克鼓而以鼓子歸必取鼓而執其君又烏得為仁義之師哉蓋此以著晉之軍政在荀吳荀吳

之後則在士鞅士鞅之後凡六帥師皆趙鞅則趙鞅之專也終以魏曼多之兩帥師而分晉之勢成矣先儒每以春秋書人為貶稱名稱帥師為無貶于前半書人有貶之外義不可通則以為將卑師少後半有稱名稱帥師而事極惡者義不可通則以為不待貶絕而惡自見于是乎褒貶失實而是非亂矣不知春秋于外大夫前不書名者政不在大夫義不係乎名其人也後則政在大夫義係乎名其人則名之其有不繫乎名其人者則亦畧而人之也以內大夫言之隱之世書帥師三其二則助逆之公子翬也桓之世無專帥之大夫故及齊師戰奚及宋衛伐邾皆不名大夫也莊之世書帥師一則弑君之公子慶父也僖之世書帥師五一公子友一公孫茲一公孫敖以著三家之始其二則助逆之公子遂也文之世書帥師三敖遂皆不復著其一則季孫行父以著行父之當國其二則叔彭生以著彭生之不得其死也宣之世

書帥師一則以著公孫歸父為仲遂之子而復用事于魯也成之世書帥師三其一則四卿並將其二則以著叔孫僑如之專魯帥師而其卒至于奔也襄之世書帥師五一季孫宿一季孫宿叔孫豹一仲孫速一叔孫豹一仲孫羯以著魯政之在三家也昭之世書帥師四則叔弓專師者三參季仲者一以著昭公舍三家而用叔氏也定哀之間則專將並將皆三家矣覩于內大夫之書帥師聖人皆有義存乎其間則于外大夫之稱名稱帥師而顧可槩以為無貶哉至于外大夫之書帥師則自晉始晉大夫之書帥師則自陽處父始其次郤缺又其次趙盾趙穿處父見殺盾穿弑君其人可知矣宋始帥師者華元鄭始帥師者公子歸生衛始帥師者孫良夫惟齊則書帥師最後始于高厚其次崔杼華元孫良夫專國歸生崔杼弑君其人可知矣然則春秋于外大夫書帥師猶之書內大夫皆有意于其人而非但以記其人其事之實

也故凡書帥師皆以著其人之擅國兵權或一書或屢書雖如士匄伐齊聞喪而還及他書伐書救之類事非不善而其人帥師之專則不可以恕而沒之也豈可漫然讀其文不尋其義而以為春秋無貶哉

此春秋書大夫帥師通義因文定不貶荀吳發明于此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楚棄疾既不內爭晉乃自懲其伯業不復合諸侯以張中國之勢而區區伐鮮虞以取鼓齊欲爭晉伯亦不能合諸侯以繼桓公之業而區區伐徐以取賂晉齊且然中國其不振矣春秋比書以著其無能為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作戎曼

楚子虔誘蔡侯般對舉之詞也般有弒君之罪虔有殺般之罪故兩名之也楚子戎蠻子亦對舉之詞也戎蠻雖弱小而稱子楚雖強大而稱子故兩爵之也其誘殺之罪則書法同也不地者畧之也

夏公至自晉

逾年歷三時而後至雖不書止公而止公之實昭然矣非諱之也晉執意如猶為治侵莒之罪意如既釋公往朝而又止之何為者也故以為晉之怒公以平齊結宋之故而假受莒叛為名耳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卿往會塟之禮獨行于晉則晉恍之矣昭公行于宋又行于滕宜晉怒之終不能釋也

冬十月塟晉昭公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昭公朝于晉而見止矣偃然而受小邾郳子之朝其不内愧于中耶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魯于鄭舊為昏姻之國自屈于晉僑如會伐之役襄七年一來朝此年再來朝始終不忘其好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穀無之字

內諸侯滅國稱大夫帥師自此始文定以為無貶豈義也哉前于書晉伐鮮虞據左氏荀吳偽會齊師假道鮮虞遂入昔陽為見利忘義而狄之于書荀吳帥師伐鮮虞又據左氏不納鼓人之叛為能以正兵加敵而稱大夫帥師然則此據左氏則請有事于雒使祭史用牲掩陸渾之不知而滅之一假道之故智也何以亦稱名稱帥師哉如以為戎逼王室不宜縱之禍患是已然陸渾之戎本居秦晉西北晉始遷之于伊川即悔前人之失計則何可遷之于內者今尚可徙之于外也詭道以入而數其貳楚晉不能柔處弑比殺之時合諸侯以弱楚而徙區區殘滅貳楚之戎荀吳豈能輔君以伯者哉又況晉昭卒甫逾年新君

斬然在喪而謀動干戈于
王畿之側尤為不義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星孛之異文十四年紀七月哀十三年紀十一月此不紀月則一冬而孛大辰也左氏以為四國火之占文定以為王室亂之占占之不定如此固知日星之變未嘗無徵應而天道遠而難知不可以意見測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稱人吳舉國從畧之辭非進楚以狄吳亦非進吳以狄楚也楚之稱爵稱大夫已久此而稱人者以其與吳戰無關于中國之故故畧之也吳亦嘗稱人矣此而舉國者以其與楚戰無關于中國之故故畧之也既無關中國之故可以不書而亦書戰書地者以著吳自此而強楚自此而弱中國所以得息楚患而

吳漸以有駸駕中國之勢也如柏舉之戰則吳子與蔡侯同舉爵矣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而災來告必有先後舊史或隨告隨書夫子作春秋撮而記之其序則從爵也

六月邾人入鄅

晉伯既衰楚患暫息雖邾亦肆入鄅之虐嗟乎小國不相恤而責大國之不恤小邪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屢遷自非許所樂然楚實恤許故不得書楚遷許而以自遷為文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書宋公伐邾于邾人入鄅之後明以著宋公治邾入鄅之罪矣不必定以舉爵為予之也家氏以凡舉爵而書侵伐者多貶此為予宋公之討有罪者亦不必然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止不嘗藥春秋書曰弒君歐陽子以為孔子書弒君止決非不嘗藥文定辨之極當而諸儒之說亦皆相

合但李氏以為許悼書葬為原許止無弒君之心則亦不然也夫臣子于君父疾病之際不可以不重不可以不慎藥即自醫來猶當先以身試以防外來之毒乃止躬自進藥飲其父而立死則又何辭于弒君耶人與人相殺曰殺以子加父以臣加君曰弒今庸醫以藥殺人未嘗有殺人之心人飲其藥而死則謂之殺子進藥于父臣進藥于君未嘗有死其君父之心而君父飲之而死死于藥也死于其臣其子之藥也不謂之弒可乎哉王莽臘日以椒酒進平帝帝有疾請于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殿前與止之哭泣歠粥嗌不容粒何異止即未必有莽之心君子正慣莽有涉乎止之迹也故左氏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葢止原不可逃于弒君春秋正書以罪止以垂戒後世正不必以書葬原之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齊桓創伯亦不能不有事于附近之小國如滅譚滅遂降鄣遷陽之類未為義也而卒能致伯齊景伐徐伐莒果以正徐莒之有罪則亦無害于伯而獨惜其不足有為耳汪氏責其計近功不足稱者亦不盡然也

冬葬許悼公

伊川以為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葬然使夫子果有絕于般止之事則必不書弑既書弑則必不疑也文定取穀梁之說以為不使止為弑然既明書弑君又何以為不使哉此皆泥于不討賊不葬之例也使謂止以不嘗藥之故加以弑君而不得辭則般之弑君又何故而書葬同耶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穀作夢

此當以孫氏自鄸出奔以別從國都而去之說為正劉氏李氏辨公羊為賢者之後諱極詳其說大是宋屢虐曹會而奔宋是亦有違難適仇之罪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齊豹有怨于公孟縶而聚羣兇以作亂與鄭尉止之殺二公子一公孫同文定用左氏齊豹之盜句謂春秋釋豹不誅而誅宗魯所云盜者指宗魯也陳氏以縶既奪豹之司寇則豹非卿所云盜者指齊豹也其

意皆以非卿而為賤者故書盜耳然而春秋書盜不盡賤之義也宋兩殺大夫一稱衆之族一戴氏之族其中未必有卿而書宋人豹雖已奪司寇猶不賤于公族之衆也大約書盜之義有三剽賊以快已之私射止齊豹是也竊發以欺人之所不見賂貨是也性本凶驚而事出倉猝非有逆志成謀公孫翩是也既皆盜行則有書盜而已其稱衛侯之兄范氏以為稱至賤殺至貴以罪衛侯者亦不然蓋既云盜殺則出于意計之外雖以愛兄之弟亦有不及防者矣且如公孫翩之殺蔡侯一時在廷之公卿大夫孰有能防其意外者哉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甯

宋多人之奔不誌誌其甚者以後有入南里之叛及再奔是也陳氏所見極是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昭之時拒公于平丘之盟而執意如又公朝而不得入又止公歷三時而歸無禮甚矣晉頃即位五年公不往朝又不遣大夫聘而晉乃使士鞅來正釋怨修好之時也顧滅禮而激怒士鞅以致往朝又不得入用事者謀國若此豈非罪哉說經者但罪士鞅之責禮于魯而不知魯實自失晉好也其後晉執行人昭公失國而雨次乾侯在外七年晉定即位始一唁公則皆意如之絶公于晉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叛公作畔

文定以南里為宋國內城之里名故以南里繫之宋葢據左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之句也然左氏又云大敗華氏圍之南里華貙以車徒犯師而出使南里為城內之里名不當諸侯之師獨圍之也左氏又云敗華氏于新里與華氏戰于赭丘必非城內之戰使諸侯之師與華氏戰于盧門之外宋人內啟桑林之門即可入華氏之室何以華氏得據南里逾年而待楚師耶當是南里另有垣可守如新城舊城內城外城之類非但里名而已也既非外邑之名又實在其國都故不可不繫之宋耳又文定以林父入戚不言衛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不言晉辰入蕭不言宋一例比論此亦有不同者林父趙鞅荀寅士吉射皆自內入其私邑本不當言衛戚晉晉陽晉朝歌也惟辰自陳入蕭不言宋可比事

以觀耳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作東

汪氏據左氏及史記以朱與東國為兩人使果兩人是朱奔而東國立矣使朱奔而東國立是與曹羈赤莒展輿去疾同矣然曹莊以前年十一月卒明年三月葬莒密州以前年十一月見弑其葬必在明年今蔡平亦以前年十一月卒是年三月葬其既葬稱君同也何以曹羈莒展輿之奔不舉爵而蔡朱舉爵耶羈展輿不舉爵者以羈既奔而赤君曹展輿既奔而去疾君莒羈展輿皆未逾年未成為君其後亦不終

為君故也蔡朱之奔與羈展與同而獨稱蔡侯者必朱在楚而蔡未嘗立君如昭公之遜而魯不立君故在楚逾兩年而卒春秋稱蔡侯以卒之以其始終為君也固知朱與東國實一人而斷以字畫之訛誤為是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頃立已五年昭公始往朝之此其所以怒公而不得入也嗟乎公不自强而朝于大國不得入固辱即得入亦辱春秋詳書以著晉之不悦于公至于出奔而晉不謀納公之端也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齊高發伐莒或莒有罪也不數年齊景又親伐之不圖遠畧而屢肆虐于附近之莒真不足以有為哉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奔楚楚之納叛臣不足責也諸侯之師戍宋逾年而不能去宋之患宜諸侯之力不足哉皆諸侯之大夫相與縱弛之也宜乎昭公之遜雖以齊宋晉大國而不能如大夫之黨季氏何也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三月而葬必因乎朝有窺神器之心故速葬以定王猛之為君也昭公使卿會葬似為有禮然與葬晉宋

齊大國之諸侯同
爲在其爲知禮哉

王室亂

子頹子帶之亂亂未成也故不書子朝之亂東西
分王者四年而後定其亂成矣故不可以不書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上書王室亂此書劉單以王猛居皇又書王猛不書
王子猛是劉單以亂之故而擁立當立之子爲得其
正也恐無責劉單
專擅廢立之義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因亂而以猛居皇又能以入王城其居皇也非劉單
之罪則其入王城不可不以爲劉單之功文定責劉

單扶天子令諸侯而專國柄然則諸侯失國大夫之謀納其君者皆非正乎此書劉子單子下書尹氏毛

伯召伯以著劉單之正尹氏毛名之不正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居皇入王城稱王明其當立也卒從恒稱不沒其實也陳氏之說最合使一槩稱王子則無別于子朝之

不當立使卒不稱王子則無別于敬王之既成為君義自了然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前年書晉使來聘此書叔孫如晉皆往來聘問之常而晉人執之是罪晉人之無禮于我也觀春秋不書

武城人取邾師之事則知無罪魯之義矣齊人執單伯不曰行人者以子叔姬為重則行人為輕此則重

罪晉之執我行人也

晉人圍郊

觀于晉之圍郊書法甚畧則知春秋不予晉人之能救難也不予晉之救難則知其不罪劉單之專國柄

而擅廢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蔡侯為費無極所讒奔愬于楚而不得伸以至于卒𢿘世之死生榮辱皆係于楚亦可哀矣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觀齊人兩代莒未必非謀納郊公也齊師來而莒人拒之齊師罷而庚輿奔是必有所以得罪于國人者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父𣪍作甫逞公作楹𣪍作盈

詳書時日月者惡吳敗六國之師而滅二君獲一大夫也六國先頓胡沈者君也後蔡陳許者大夫也不

分序而稱師者振記之詞非畧而不序也一戰而胡沈之君與衆俱亾故曰胡子髡沈子逞滅非再用師滅國不當書滅其云云不得以梁亾爲擬謂梁自亾非有亾之者之義也聖人既惡吳敗六國之師而亦兼惡六國之聽于楚以自取敗亾也

天王居于狄泉

悼王不稱天以其立未逾年不終爲君也敬王終爲君故稱曰天王敬王亦劉單所立不書劉單以者既成之爲天王則非劉單所可以也文定謂前書劉單春秋有責劉單專擅之義然則悼王死又立敬王專擅甚矣春秋何以不再目劉單以罪之耶

尹氏立王子朝

于書天王居狄泉之下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天位既定而子朝之立為簒分明可知矣天王之居狄泉為

子朝之黨所逐亦分明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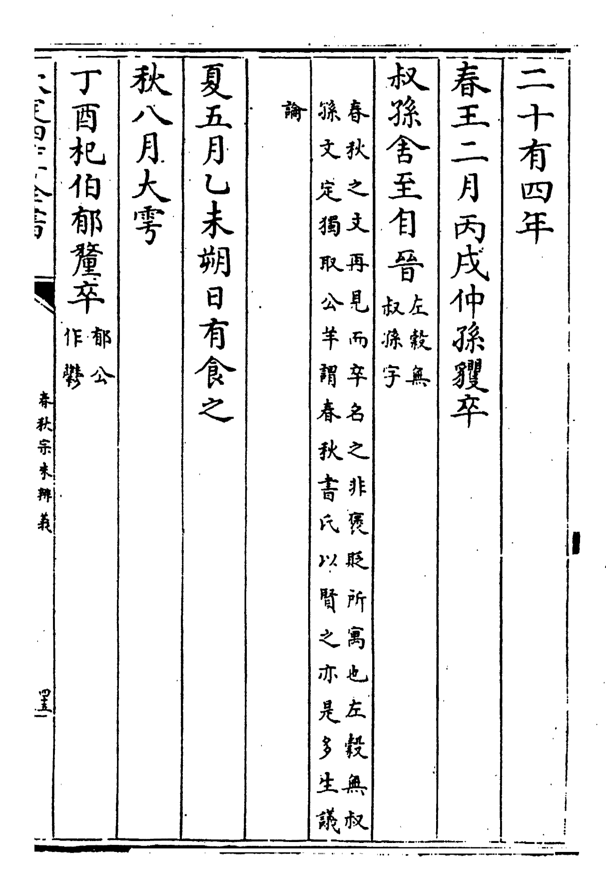
八月乙未地震

春秋書地震之變五而昭之世兩見于五年之間坤德之不順承極矣季氏之無君此則不占而可驗者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實有疾故直書疾如以為掩恥則前之無疾而復豈春秋為之揚恥耶行人執而往朝與前執意如而往

朝其為恥一也非書有疾所能掩即使晉不見拒又焉得不以為恥哉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左穀無叔孫字

春秋之文再見而卒名之非褒貶所寓也左穀無叔孫文定獨取公羊謂春秋書氏以賢之亦是多生議論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作鬱

冬吳滅巢

書入州來著吳湊楚之漸書滅巢著吳入郢之漸文定之說為是家氏以為録吳能復諸樊門矢之仇者非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魯既失好于晉故舍如宋以結于宋此宋公所以有如晉請納昭公之事也左氏謂為季平子逆婦恐未必然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詣公穀作倪大心公作世心

子朝篡立天王出居諸侯不急為王室謀而但使大夫為黃父之會又逾年而不見出師定亂其罪大矣及昭公之奔而齊侯宋公為有恤患之義夫邦君之失國與天王之出居事之輕重義之大小則有間矣說經者乃以齊侯之唁公為有禮以宋公之卒曲棘為能急義以王室論之則皆罪也

有鸜鵒來巢鸜公作鸛

鸜鵒來巢書者明以著昭公為季氏所逐之徵也可見春秋亦言事應特不似後世附會其不可知者耳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春秋書大雩者二十一旱也惟此年一月而再雩定七年頻月而再雩左氏以為旱甚也然其他之不頻月再雩一月再雩者果皆一雩而即得雨耶此以譏其不誠于為氏而屢雩之瀆耳公羊聚衆逐季氏之説啖氏劉氏駁之極是

九月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已亥穀作乙亥陽公作楊

昭公失好于晉故不奔晉齊景方修伯業故奔齊陽州之次以待齊命齊景所以親出國都而來唁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景不能逐季氏而納昭公當責之于取鄆圍成之後野井之唁猶為有禮文定譏其無納公之實者非也昭公待命陽州齊侯出唁修禮與詞汪氏以為拒公之適己者亦非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邦君失國大臣而忠于公室者宜謀所以納之舍胡為祈死以自了哉祈死之說原不足信公孫而舍卒亦適然之事家氏以繼公孫而書舍卒言舍之為公死者非也使舍不為公而死其卒也顧可弗書耶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何以見宋公之卒曲棘為如晉謀納公之行耶以前書叔孫如宋也舍聘于宋而宋即謀納公則并知舍之乃心公室也惜乎舍死而左右公者無人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取鄆居公以漸謀所以納公未必非計使齊侯卒能納公則取鄆可以無書惟齊侯卒不能成納公之謀

則其取鄆徒取鄆而已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昭公在外而鄰國之喪紀不廢汪氏謂意如專魯與君無異者是已然觀趙鞅之言季氏事君如在國則當時魯有大事如此之類意如未必不請君命而行藏奸謀而飾忠蹟以愚國人而欺天下之諸侯大夫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以鄭突之不正居櫟十四年而與諸侯交政雖鄭忽以世子居國都而不得列于諸侯歷子儀與亹而卒

為突所圍則以諸侯之助突也昭公孫國魯未立君乃圍成而不能得取闕而不能居以宋齊晉三大國而不謀納公以致客死乾侯則以諸侯之大夫黨季氏也嗚呼可以觀世變矣

夏公圍成

成孟氏之邑書公圍成以著逆公者不特季氏而孟氏亦有罪也不書公以齊師圍成者據左氏則成人與齊師戰陳武子受傷如書齊師是猶若成人之抗齊師不足以著孟氏逆公之罪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圍成不克不書齊師不以師武不競懟齊景也夫以齊之強而景公有馬千駟助君以治逆臣何患乎義之不順事之不成而猶假力于莒邾杞諸小國哉春秋書鄟陵之盟以著齊景之不能扶大義而興伯業

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雖合四國而其事則謀納公非伯主之公會公盟也而亦書至自會者為居于鄆故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據左氏王居狄泉五年以來與子朝之黨為敵亦未有寧歲矣晉雖謝絶子朝之使而不早出一師以定難闗塞之役晉須又不親至而使知躒趙鞅晉固無功也故以天王入于成周為文而知躒趙鞅之克鞏不書既不以歸功于晉而亦隱䓿劉單之功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子朝知不容于諸侯以奔楚然亦托于楚之强將以敵晉而謀入也觀子朝告諸侯之文則豈但逃楚免患而已哉故晉急合諸侯城成周以爲之備也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鄆陵之盟逾年而不見齊景納公固知其徒約莒邾杞以爲名而實無意于納公也公不得已而如齊以請之而卒不如所請則亦還居于鄆而已觀春秋再書如齊居鄆則知夫子之責齊景者深矣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氏以為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君而春秋書曰晉弒其君州蒲左氏以為吳公子光使鱄設諸弒君而春秋書曰吳弒其君僚臨川吳氏以為晉弒州蒲左氏書偃使程滑之說非經意則此左氏光使鱄諸之說亦非經意矣文定謂不歸獄于光而稱國以弒者為吳大臣之罪夫光僚之系屬難詳即據史記以僚為夷末之子以光為諸樊之子季札既不受國國宜之光僚不當以庶孫而奪世適相承之緒然僚既君國十三年矣光不爭于夷末甫卒季札不受之時而爭于十三年之後君臣之分既定而突行簒弒烏可以貸其罪哉孫甯逐衎立剽剽亦篡國之賊及剽之弒猶不貸甯喜之罪楚虔殺凡之子而簒有楚國比自晉歸乾谿之縊猶歸獄于比如公子光使鱄諸弒僚實有可據春秋顧以應立之義而歸罪國之大

臣弒父死子繼道之常也凡終弟及道之變也凡終既不弟及則父死當以子繼使當夷末甫卒季札不受之時大臣定議立光則光未嘗不可以有國乃既援父死子繼之義以立僚僚亦非斷斷不可立者也晉卑繼奚齊而立春秋書里克弒君卑宜應立者哉故晉州蒲吳僚之弒非春秋曲貸書光而左氏使狸滑使鱄諸之說皆非經義也然則稱國以弒者無主名之詞既不可以專罪一人又不可以散罪衆人則不沒其弒君之實以闕疑于弒君之人于義為近之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穀作郄

郤宛聞吳亂而還師此其所以見疑于楚君臣蘊怒而殺之也此責無極之讒所以得入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晉士鞅之會此必晉徵會諸侯而從宋衛曹邾滕之大夫來會于扈也如以為謀納昭公則既徵會以謀而何以士鞅又却宋衛大夫之請耶且昭公與晉絕而託于齊晉必不為納公之謀然則扈之會當為成周而宋衛因會以請納公而士鞅却之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昭公失國邾臣來奔諸儒以罪意如之納叛者是已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一年而再如齊齊景視之漠然此必為季氏之陰謀所中而黨季以拒公矣士鞅以為季氏有齊楚之援者想亦熟知之也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既不得志于齊而變計以求晉晉怒公之抵齊而不附己故卒不為謀之也晉人之言曰君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甥舅是晉明怒公之托齊夫扈之會何以為謀納公哉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寗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次于陽州而書至自齊者齊景禮于公也次于乾侯而不書至自晉書至自乾侯者晉頃不禮于公也故春秋之責晉頃甚于責齊景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書齊侯唁公于野井猶有禮也不罪齊景之不欲納公也書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則罪齊景之不終納公矣而如齊而齊師不出一如晉而高張來唁唁公之不見納于晉而責恥公之不見納于晉也宜公之絕望于齊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既絕望于齊而再如晉晉不復見納而仍次于乾侯于是并絕望于晉矣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高氏據穀梁以為叔詣欲納公而卒然春秋不書叔詣謀納之事未見其然也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公兩如齊不得命矣兩如晉不見納矣久于乾侯而不返此鄆人所以失望于公之復國惟恐季氏不利于已而潰也鄆潰而公無所歸矣久于乾侯豈公意哉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諸儒以每歲書公在乾侯皆聖人存君特筆其義甚正然昭公孫國而意如不敢立君其書公居公在或是舊史云然如襄公如楚而書公在楚聖人仍之而存君之義自見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滅巢而楚之内蔽撤矣滅徐而楚之外援翦矣楚能不病哉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諸侯失國而托于諸侯禮也春秋出奔之諸侯未有不在其國都者而公之于齊晉齊猶取鄆以居公晉則直拒之于乾侯晉頃既两年不禮晉定亦逾年始一唁公卒使為乾侯之寓公而死也惡亦甚矣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書公孫公圍公居公會公在公之夫國不能與罪春秋不能為之諱也而所以致公公之孫而不能有其國者尚未有主名故書適歷之會以着逐公者季孫意如也荀櫟私于意如罪以不可掩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

荀櫟會意如而後晉侯使之唁公卒不能納公于國則晉定之失義猶之晉頃也晉臣之黨意如猶之齊臣也士鞅以意如有齊楚之援何意晉亦為意如之援耶嗚呼可慨也已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作弓

三傳經文皆無邾字左氏傳內稱邾黑肱故杜氏以為不書邾史闕文也公羊之說殊無義理先儒不取為是但昭公孫國意如屢納邾叛不虞邾人怨于晉而來討耶此必有所挾矣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晉頃不禮公而辛公在乾侯晉定即位使來唁公而公仍在乾侯以著晉之終不納公也故春秋罪晉定猶之罪晉頃而皆甚于罪齊景也

取闞

闞爲魯邑之説誠是然不書公取闞而曰取闞者則謝氏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之説爲是夫取闞而不居卒甍于乾侯則是魯人以闞與公而不居之也蓋意如懼公之久于乾侯將不免得志于晉而來晉人之討故以闞縻公使即于安而不他圖也春秋書取者不著誰氏之分邑以居公也

夏吳伐越

越自聽楚伐吳之後吳之伐越春秋書之者以誌吳越用師之始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作太叔莒人下公

有郲婁人
穀有郲人

啖王舍王城而居成周故曰城成周而不曰城京師
成周地名于其地而城之然後謂之王城而列國指
之爲京師春秋無書地名與列國等之義但爲天王
城京鄉諸侯無一至者而委其役于大夫其歷序諸
大夫以城成周與列序諸大夫以城杞無異則其勤
王事猶之勤列侯之事而諸侯之視天王與列侯等

此爲可
譏也

十有二月已未公薨于乾侯

春秋奔君如鄭突衛朔衛鄭衛衎無論有道無道其
復國也皆不利于擁立新君之人故祭仲元咺孫林
父甯喜皆不保其身家意如或有鑒于此故貽公在
外八年不敢立君而事君如在國也天下諸侯恐于

此而列國大夫之黨意如者遂以此爲口實矣昭公與意如不兩立昭公必欲討意如而後歸而諸侯莫有致罪意如者安得而不客死乾侯哉

春秋宗朱辨義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宗朱辨義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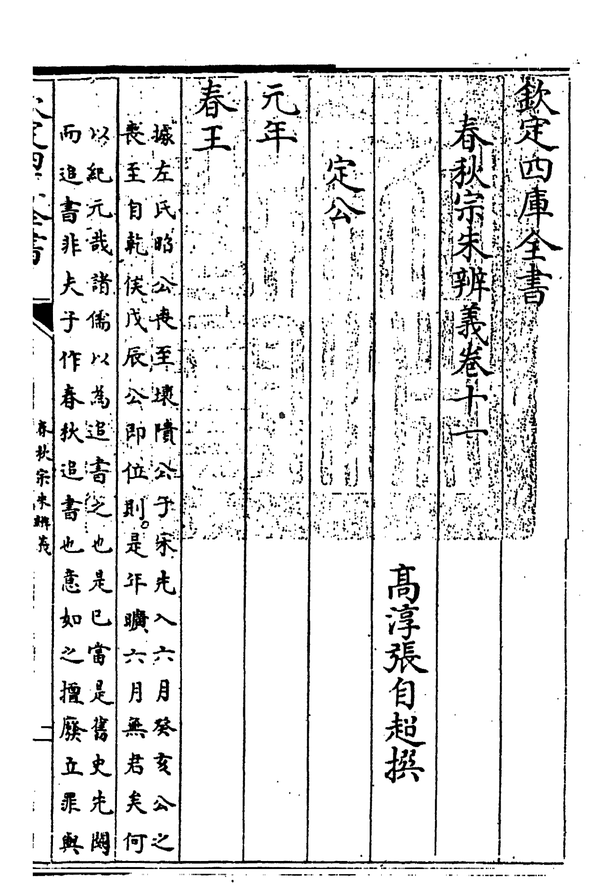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宗朱辨義卷十一

高淳張自超撰

定公

元年

春王

據左氏昭公喪至壞隤公子宋先入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則是年曠六月無君矣何以紀元哉諸儒以為追書之也是已當是舊史先闕而追書非夫子作春秋追書也意如之擅廢立罪與

輩遂同定公受權臣之推戴罪與桓宣同桓宣之元年書正月者桓宣即位于正月故也隱莊閔僖之元年皆書正月者皆不修即位之禮故特書其即位之月也定以六月即位則不必書正月而三月有事則又不必書其時之首月矣其書春王三月與他正月二月無事而書春王三月宜有異文哉諸儒截春王二字為一條謂夫子削定公之正月以見定之不能正其始夫定之不正其始于書六月即位著之義不繫乎不書正月也諸儒又以不書正月為不與季氏之承正朔者亦非也年而書元時而書春皆可以先闕而後追何獨追書正月為疑于與季氏之承正朔乎諸儒說春秋多生義理往往如此故此年春王二字宜直冒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作一條而不書正月之義自寓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以大夫而執大夫于天子之側故書以罪之其以歸及歸于京師不足論也不名晉大夫者不以尊罪一人而書晉人以罪晉君臣也汪氏以為不曰執于成周而曰京師所以尊王室而正晉大夫無主之罪其城成周不稱京師所以見周室下同于列國無自尊之實非也如書城京師則似就王城而增修之不見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之實矣如書執仲幾于成周則不足以正執大夫于天子之側之罪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喪逾六月而後歸意如遲之也舍公行公為而定公立意如廢立之也定公不讓公然先入而受意如之命定公之忍于先公而奪適子也凡此皆據事直書而惡不可掩者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以薨之日數之則葬為遠以歸喪之日數之則葬為邇遠而不得葬意如之罪也邇而不加禮則定公之罪也

九月大雩

定公在喪不應出雩是必意如為之也大雩之禮諸侯已僭王于大夫而甚矣

立煬宮

定公甫立昭公甫葬而即立煬宮煬公者伯禽之庶子以弟而繼凡考公者也魯前此凡弟繼世者凡七而始于煬公蓋意如黜公衍公為而立定公惟恐不免于魯人之譏已故立煬宮以昭示魯人之耳目使知以弟繼凡為魯之故蓋有所自始也番陽萬氏之說不可易矣據左氏昭公出意如禱于煬宮是意如

初志即有公子米在其意中而尚冐容昭公之復國哉

冬十月隕霜殺菽

是夏正之八月故以殺菽為異主夏正者引歲聿云暮采蕭穫菽之詩謂中原之菽有晚穫者是夏正之十月殺菽為異也然菽即晚穫至于夏正十月之時亦既好既實葉將落而其且枯矣殺之烏足為異哉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吴

楚伐吴者凡七而止于此葢楚之勢衰其事不足詳故從畧書人陳氏以為貶惡凡者經不見有此義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舊未有而作則不曰新因其舊而新之則不曰作雉門及兩觀災而曰新作言新者舊有也言新作者舊有而今無也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拒昭公于乾侯當時譏之後世罪之而意如德之也意如德之則定公不敢不德之矣空其喪未畢而

速往朝之歟晉既拒昭公則不惡意如不惡意如則
意如之舍適立者晉亦不得以為討又何慰于定公
而不受其朝哉葢晉既無禮于其先君而亦難于受
其嗣君之禮也故召陵之侵既以師來而卒絶之盟
不得不與之同矣背于
公未有不狥其私者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二月公穀作三月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作枚

魯納邾之叛臣叛邑而邾不以為怨今兩國之君肯
新立邾子忠喪請盟而魯以大夫盟之者是時晉之

伯令不行于諸侯邾既無可赴怨而猶恐季氏不忘都陵也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會王臣合十八國之諸侯桓文之伯未有盛于此者也然桓文于小國之諸侯不列于會此列諸小國未為有加于桓文但如久服于楚之蔡許時晉時楚之陳鄭從未內屬之頓胡沓合志以來會亦不可不謂

之威夫蓋以楚之暴虐而近為吳所弱其從前附楚之國惡其暴虐乘其衰弱求屬于晉以上請王臣則正中國楚頓之時而晉定不能有為為可惜也諸儒以春秋不書伐楚書侵楚為鄙晉定之苟且無能者則正不然晉楚自于宋以來弭兵交見重于盟一失于楚國之基國而不討再失于滅陳蔡而不救三失于楚比弒虔棄疾殺比而不問至此而楚未有憑凌中國之事雖欲仗義執言而無其名陳氏以為楚納子朝故劉文公合諸侯以問其罪顧為有見但楚雖納子朝未嘗助子朝以內逼天王則楚之納王子亦春秋諸侯納亾公子之常不必深以為罪也則召陵之役既非聲罪以討而又止淺掠其境不成其為伐故以侵為用師之名而非春秋不書伐書侵以鄙晉定也蓋召陵之侵功雖不大而亦未有致貶之義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作歸姓

左氏謂沈不會召陵晉使蔡伐之夫齊桓伐楚不役江黃以江黃弱而近楚惟恐楚怒而加之罪此爲齊桓之恕以待人也沈近于楚畏楚而不會召陵晉定亦當原情而恕之必使蔡滅其國而殺其君晉固無道而蔡聽之亦不義矣然召陵甫會皋鼬未盟晉即怒沈命蔡何以用師若是之遽耶又凡受伯主命而加兵人國皆書侵伐蔡無怨于沈何以滅其國而殺其君若是其毒耶是必蔡附楚之時沈嘗倚楚肆虐于蔡蔡既歸晉而因以一洩其積忿也觀于文三年晉以六國之師伐沈則沈必恃楚而强爲晉之所不悅故蔡人無忌于君之在會而致師于沈滅其國殺其君以絶楚而悅晉也春秋書之所以罪蔡而兼惡

姓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近楚之國皆背楚向晉其心必有畏于楚而欲堅托于晉則不得不推晉主盟以為始終援救之計故晉定亦儼然主盟而不復與諸侯同之矣惟晉主盟則諸侯為受盟而不可以王臣受晉侯之盟故曰諸侯盟于皋鼬以著劉子之不與也定公如晉而不得入此如不書公及則疑于晉之怨公而不使公與矣故曰公及諸侯盟于皋鼬以著定公之得與也文定以為定公受國于意如求為此盟書公及者為內志也然十八國之諸侯臨以王臣而侵楚陳蔡鄭許胡頓安得不請盟以托于晉晉既侵楚召釁又安得不盟諸侯以堅其內附之志而猶煩定公求盟而始盟哉必不然矣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王氏以為許四遷皆受楚令違害就利故以自遷為文不盡然也前此之許附楚以為楚遷之可也召陵之會許背楚向晉楚未必為許之利害而遷之矣疑于容城之遷許既背楚懼楚之見伐而遷之以備楚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至侵楚而至會者李氏以為侵楚淺事故以皐鼬為重而至之其說是已

劉卷卒

劉卷書卒陳氏以劉單有功王室而卷又臨召陵之盟以撓楚故卒之是以春秋予之而書其卒矣非也卷交于諸侯而以喪來赴耳不然王子虎而然劉卷者昭公以從喪禮有加故亦內會劉文之然也

然杞悼公

楚人圍蔡

冀氏書人諸儒皆以為貶然楚之圍蔡猶未為不義之甚也蔡以中國諸侯一旦去楚歸晉楚伐而圍之誠為非義沈為楚之屬國蔡既滅其國又殺其君而謂楚不當一問蔡之罪耶江黃附齊晉楚滅江黃齊晉不救猶以為齊晉罪沈附楚為蔡所滅而楚興師圍蔡反以為楚罪宜義也哉春秋書楚人者楚事至

此既不足詳而亦不罪費克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楚以沈之故而圍蔡晉不能以蔡之故而致師于楚猶掎衛以有事于鮮虞晉為不義夫春秋書此于楚人圍蔡之下蔡侯以吳子戰柏舉之上以著蔡屬楚者屢世一旦去不正以從正而與皋鼬之盟又伐沈絶楚及被楚師之圍晉不能救以致不得已而轉托于吳則非蔡之罪而晉之罪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

書法如此是蔡因楚圍請援于吳吳師出而楚退蔡以吳師追及柏舉而戰敗之也不書伐者非再舉也不書救者吳本欲有事于楚非專為救蔡出師也吳子舉爵者詳柏舉之戰子吳子之助蔡而敗強楚也蔡侯以吳子者蔡既內屬于晉晉不來救勢將復入于楚不得不請救于吳不罪其轉附勾吳以攻荆蠻也諸儒每以敵人來伐受伐之國不修辭以却敵而憤怒一戰為非義然則柏舉之戰何以予蔡侯之以吳子予吳子之為蔡侯所以恥楚稱人者文定以為貶囊瓦與城濮貶得臣同義非也汎書宋公城濮書晉侯此書蔡侯楚皆稱人不以楚大夫與中國諸侯敵也說鄢陵之戰以君敵君則書晉侯及楚子夫邲之戰以中國大夫敵外君則書荀林父及楚子夫此內外尊卑之分非褒貶所與也

楚囊瓦出奔鄭

楚敗城濮而殺得臣敗鄢陵而殺公子側盖其用法之嚴也今敗柏舉而法不行于囊瓦以是知楚之衰矣

庚辰吴入郢 郢公穀作楚

公穀作入楚文定據左氏作入郢亦未發明何以書入郢不書入楚之義韓氏以為見楚之大其都猶不能守陳氏以為非得國之辭皆于大義無關不足深辨不書吴子者柏舉之戰為救蔡之故故稱爵入郢則吴之自欲得楚故還其本稱也如曰因其入國而外之然則滅國不外外而外入國乎中諸侯入國不外而外吴之入楚乎文定據左氏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以為非道也故外之然春秋還吴本稱而書吴入郢何以使後人知其舍君大夫之室因而貶絕之義耶盖吴之入郢吴楚之勝負不足以詳故楚

于弁隨不書秦救楚不書敗吳不書楚子復國不書也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公作正月

夏歸粟于蔡

蔡受圍而不救蔡圍解而歸粟失大義而施小惠春秋書以示譏也此與書城楚丘同諸侯各自歸之非若歸宋財之會謀于澶淵故以魯自歸粟為文而諸侯之各歸蔡粟可知矣

於越入吳

書於越入吳以著吳之所以終不得志于楚也越常稱人矣此遂其本稱與入郢還吳本稱同非褒貶所

寓葢不足以詳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意如書卒丈定以為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而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然則公子翬之不卒以見桓公惡于翬之弑君而不全大夫始終之禮耶若云桓未有不加禮于翬春秋削而不書則定雖加禮于意如春秋亦當削之以示義矣何以有不同耶葢翬之不書卒是桓之時不卒大夫而自僖以後無不加禮之大夫故無有大夫卒而不書者春秋原不以書卒不書卒示義也如諸儒卒葬之例春秋之義外者多矣不可從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遬）

許事楚而楚存之許歸晉而鄭滅之晉不問鄭之罪以復許而楚乃封許使許得再見于春秋孰謂中國義而楚不義哉甚矣晉不足以撫諸侯宜諸侯之散也

二月公侵鄭

晉不討鄭滅許之罪而使魯侵之魯徒結怨于鄭而卒不能存許亦何益矣

公至自侵鄭

前此奉伯主之命以問罪都國猶用大夫帥師至此則君親行矣故書至以著其失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既以報侵鄭之命而亦請于晉以取鄆也二卿並書者猶文十八年並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以著得臣之黨遂弑君也此以著取鄆之志孟氏與季氏同而逆昭公者孟氏亦有罪故圍鄆亦二卿並書也諸儒從左氏以為陽虎强仲孫行者經無由而見此義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楚受吳敗殘其國都雖稍恭師復國而禍亂極矣使晉能治鄭滅許之罪而合諸侯則中國可以復振乃既不能存許又以許之故而攜鄭今復執宋行人以攜宋宋雖不若鄭衛之急合于齊而趙范謀國亦失

其道矣其執行人當必有故而經文前後無可詳攷左氏以為祁犂主趙氏飲酒払獻趙范相軋致然文定據之以罪趙范殊非經義也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齊為昭公取鄆既不能納公而又取鄆以自利曲誠在齊但齊不能納昭公為有益于季氏而定公亦因以得國雖欲善辭告齊以取亦難于發端故托晉而為帥師圍鄆之辭也何忌不言何杜氏闕文為是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鄭以晉責滅許之故而盟齊陳氏曰石門誥諸侯之合于鹹誥諸侯之散亦見本末也其所以至此者楚勢既弱與畏于楚晉伯既衰不服于晉故復相為黨同以伐異使因晉楚之與爭而睦鄰修好保境息民為自强之計中國可以休息奈何外患不作内難復興以相與自即于亂哉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晉執宋行人齊執衛行人其不義一也左氏以為衛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結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乃為沙之盟此為齊衛未有怨而忽執其行人又侵衛而衛出盟之迹故為想當然之辭恐未必然也當

是齊景圖伯既得鄭又欲得衛因北宮結之來而假詞以罪之執結以侵其疆衛見晉已不在諸侯而利

于合齊故亦因其來侵而盟齊以叛晉耳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澤

于鹹而鄭背晉矣于沙而衛背晉矣

春秋悉書之而中國自此無伯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西鄙之伐以報二鄉之圍鄆也夫齊不出一師以討

意如而納昭公乃興大衆以伐西鄙而爭鄆景之舍

義而而取利如此此所以

死之日民無得而稱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昭公孫國齊景雖不能納公而猶有取鄆圍成會郭陵汲汲于公之事晉頃晉定則繼世而拒公于乾侯此定公從亡八年所親閱者也既受意如之推戴而𡚁適有國尚有良心亦當德齊而怨晉即不怨晉何德于晉即不德齊何怨于齊而鄙之伐亦季氏圍鄆所指乃汲汲乎稟晉命而一侵再侵以致仇于齊耶葢季氏德晉之拒昭而于齊之取鄆圍成會郭陵不能亾怨季之所德定不敢不德之季之所怨定不敢

不怨之也兩侵齊疆其得已哉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諸儒以為季氏圍鄆以致西鄙之伐因追公侵齊以報之然觀晉以師來救亦是稟晉命而用師故春秋兩旨書侵兩旨書至侵與侵鄭至侵鄭同文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前西鄙之伐固圍郕所招此西鄙之伐又兩侵所招然齊之收郕原為不義故春秋兩書國夏帥師以罪之

公會晉師于瓦

稟命侵齊再致西鄙之伐德晉師之來救而親出以會晉大夫雖春秋不名而書師其為大夫無疑得不以為辱耶不書救者齊師既去不成救也其不書晉士鞅而曰晉師者諸儒謂以師為重非也如書晉士鞅則疑于公及士鞅之會而晉以師來救之故不著公稟晉命以侵齊之故亦不著矣嗟乎昭公次乾侯三年而晉不禮定公為晉抗齊受伐而即以師來救懷利而不懷仁義晉伯所以絕于後也

公至自瓦

私會不至而比至者以其所會者非諸侯而爲晉師故書至以著其失而又不可以書至會故以地至而曰自危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鹹沙之會鄭衛皆合于齊而晉師遂及鄭衛夫晉自失諸侯不修禮與詞以致衣裳之會而欲以強兵齊之又僅僅爲無名之侵宜乎諸侯既不懷德又不畏威而魯宋皆去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魯既為晉侵鄭又為晉侵衛以晉之故而兩失凡弟之好其何以為國乎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衛鄭相盟不待約以抗晉而亦惡于魯之無禮也

從祀先公

三傳以為順祀閔僖也文定取馮氏之說以為始祀昭公于廟也高氏以為正羣公之祀也三者之說文定為長而亦于從字不合當是魯以定公為昭公之弟不以昭公為禰廟而祔于成公之廟以從祀故春秋書以譏之耳是必文公不祧成公不遷而定公所祀之高曾祖禰仍為文宣成襄也而又遲至八年始

祔祭于意如既死之後則皆季氏之罪也杜氏因左氏順祀先公而祈焉句謂陽虎將作大事欲以順事取媚于是後儒以從祀爲陽虎爲之觀春秋書法祀先公爲一事竊寶玉大弓爲一事左氏辛卯禘壬辰事者是序陽虎因祭而作亂後儒遂以陽虎欲作亂而祭比祀先公竊寶玉大弓作一事論殊難通曉

盜竊寶玉大弓

陽虎以邑叛不書而書竊寶玉大弓蘇氏以爲分器重于地然而先王賜履先公受之以世其子孫尺寸不可以不守分地分器顧有輕重哉其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奔齊與侯犯以郈南蒯以費叛皆以賤而不書庶幾得之然書竊寶玉大弓而竊邑以奔可以不書猶之書公子慭奔齊而南蒯之以費叛可以不書而書圍郈而侯犯之以郈叛可以不書也讀者推其故而詳其事之本末則雖不書而可知矣又當時

所據皆三家之私邑而以强公室爲名如書叛則不知其叛公室叛三家故雖不賤亦疑于不書也諸儒多以曹邾與大夫如繫勸懲則雖莒牟夷邾快以賤而得書于魯之叛臣又以爲以賤而不書何以莒邾之叛有繫乎懲而魯之叛與繫乎懲耶論之不可以通如此陽虎非卿而其强取寶器于私隱之地是亦盜行不謂之盜而何哉故春秋五書盜不盡以其賤而不名也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前書盜竊此書得其得之于盜明矣得之于盜而不能詰盜是亦春秋所譏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渠蒢至哀元年而後書齊侯衛侯伐晉此齊衛悍于伐晉而為盧張之勢以覘晉之變也杜氏以為諱伐盟主故不書伐固非陳氏以為有盟主非美事無盟主非細故故春秋重絕晉亦不盡然也覘于魯及齊平夫子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則知夫子亦不以堅事晉為是蓋夫子以睦隣國息兵爭為義不以晉為盟主魯當堅事盟主而與齊為敵為義也然則春秋何重于伐盟主而以不書伐書次為别有義乎且如春秋凡書次皆非有侵伐之實跡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暨平及平文定曰暨者齊求于魯及者魯求于齊也黄氏引書義暨和及祖甲及我周文王之云辨之謂暨猶及也然觀書辰暨佗彄奔辰及佗彄地叛圍即其人而有異文矣但穀梁以暨為不得已文定以我及齊平非不得已則又曾泥于文也齊之請平于昭何所不得已而定旣以侵齊召怨又將叛晉顧可謂其得已也哉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觀前書及齊平而此書夾谷之會則齊魯之平盖兩欲之左氏㮚人以兵刼魯侯穀梁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之說皆不足據盖皆欲歸德于孔子之相故為此說也

公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亦至者初及齊平兩君相見非集事而好會之常也盖是時諸侯皆有事魯皆屈己以會之故

此後盟黄會牽皆至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晉主夏盟伐衛不服而至于圍之晉之伯業衰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魯事晉仇齊故齊不歸田既及齊平而為夾谷之會宣乎齊之歸田矣三傳及諸儒皆欲歸德夫子故以為齊服孔子之有禮而歸田文定以為孔子不自序其績而又以為安而無所避真而無所妄則不盡然也觀春秋書平書會而後書歸田其不自序績明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公作貴

以二卿圍叛邑至再而後克之使犯之強而郈之堅大可知矣此他日墮三都之端夫子所以因其機而用之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樂大心奔公子地奔辰暨佗彄奔一年而奔二弟三臣宋之無政可知矣至諸人之罪則于入叛誅之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分室以嬖獵而怒公之取馬以與向魋乃挾魋奪之以逆公焉得無罪乎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齊既盟鄭于鹹盟衛于沙今復合為安甫之會齊幾幾乎有復伯之勢矣

叔孫州仇如齊

夾谷既會而又往聘以拜歸田去晉合齊其跡顯然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以地馬與向魋固宋公之過地挾魋而奪之不已甚乎地奔而宋公不止或猶可周旋以冀他日之歸而辰岸然挾佗彄偕去不尤甚乎推其出奔之由數人者已不能無罪況又入蕭以叛耶文定以書弟為罪

宋公之嬖魋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亦不盡然也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奔云暨者佗彄亦志乎奔而辰暨之奔也叛云及者辰主乎叛而及佗彄公子地以叛也何氏以及為汲汲之意夫及乎及戰謂其汲汲于乎汲汲于戰可也以為汲汲于叛可乎叛即不汲汲而顧可恕其罪乎

李氏以為上暨守屬佗張下及守屬辰于義為妥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大心托疾辭使遣讒被逐其出奔非得已也亦入辰黨以叛何耶然則大心亦非抱貞守義者也予明之

讒宋公之逐未為不道矣

冬及鄭平

前之侵鄭受晉命也既背晉不事則不得不平鄭以釋怨修好矣書及者魯志也

叔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侯犯據郈二卿親帥師不能克而犯以奔齊故墮三都自郈始而侯犯既奔叔孫氏方受之于齊邑無强臣故墮三都惟郈爲易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楚患既息晉伯亦衰而互相侵伐則諸侯之自爲亂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墮三都事不可看得稀奇如謂是夫子禮教德化所致何以不能教成人化孟孫乎至說三家自墮亦非也叔孫墮郈季孫墮費如謂自墮其邑欲行則行則孟孫不墮欲止則止何人又煩定公親帥師以墮之乎蓋是時家臣相繼據邑以叛而每以強公室為名是三家之邑適為叛臣圖己之資正難為計而夫子乘機為墮之之說故三家從之而又格于家臣衆議故反假公室之令以為墮邑之名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公作晉

夾谷會後而又為黃之盟固魯之德齊歸田而亦齊之欲堅魯好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

公至自圍成

夫子不能墮成論者為之深惜文定遂謂圍成時孔子未專得魯國之政必辨言如少正卯者疑沮其間至明年由大司寇攝相誅少正卯與聞國政而女樂之饋孔子遂行以此成終不得墮也其說曲矣夫三家告叛臣之據邑夫子似為三家忠謀而其實可漸以殺三家之勢亦用魯行道之一端季叔未覺則郈費墮孟氏覺之則成不墮夫子固無如之何也成不墮何足以損夫子之道哉使夫子久得魯而行其道

教之以禮化之以德則天下歸心何三家之不可格雖郈費吝不墮亦不足以為患不然聖人之治乃與秦皇李斯之銷兵器毁名城同用哉其至圍成者以著圍之而成終不得墮也又以著叔孫墮郈則郈墮季仲墮費則費隳定公親用師而不能墮成也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夏築蛇淵囿

奪民時而興苑囿定公之志荒矣季氏以為此決非夫子為相時然使夫子相而能止其不築囿則亦能止其不受女樂矣是年夫子雖未攝相而已自中都宰為司空司寇于朝如此等之事勢可以止則止之

勢不可以止則姑聽之漸以格君心之非而變强家之習則亦不足以為行道之果遠乎女樂之觴君臣宴樂三日不朝而後知定公之心終不可格三家之習終不可變于是而去志始決也

大蒐于比蒲

春秋三書囿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猶以為未足而又築蛇淵囿晉楚之爭既息齊鄭之盟既堅君臣之間樂其所樂也春秋五書蒐昭一蒐于紅再蒐于比蒲三蒐于昌間定又有甚焉而比年兩蒐于比蒲公室外虞强晉之加兵三家内患叛臣之鬨已君臣之間憂其所憂也内政不修而事荒于觀遊志漬于師武蓋未有不愛民力而猶惜民命者也宜乎夫子之道卒不可以行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衛兩伐曹曾爲無名若以曹不叛晉而伐之尤爲不義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趙鞅殺邯鄲午實爲始禍范中行雖以私伐鞅而鞅恃有強邑既不忌其君而殺午又專私邑以拒范中行不得不謂之叛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

荀寅士吉射敢于伐君罪浮于鞅矣春秋未見末減趙鞅而加重荀士者其無忌于君一也是時諸侯叛于外而晉不能復與齊爭者三卿內亂故也晉伯之衰以欒盈之叛晉伯之絕以趙鞅荀士之叛而齊晉因之以弱晉內不協于大臣所以外見侮于鄰國也

晉趙鞅歸于晉

前書趙鞅叛非趙鞅也此書趙鞅歸罪晉定也通春秋弑君衛州吁齊無知之外無得討者然亦未見復用事于國復用事而見于經者趙盾而已通春秋叛君晉欒盈鄭良霄之外無得討者然亦未見復用事于國復用事而見于經者趙鞅而已然盾用事而晉猶强鞅用事而晉漸弱則時勢不同而定之見脅于强家不能及身而爭齊伯長黃池尚能保公室于數傳之後哉諸儒每以盾再見經而春秋書弑君原其為法受惡然則鞅再見經而春秋之書叛又有義耶

薛弑其君比

稱國以弑者四薛弑比莒弑庶其左氏無事實可攷惟其無攷故不得其弑君之實也惟不得其實則既

不可以專罪一人又不可以散罪衆人也以辟莒觀之則晉弑州蒲吳弑僚皆不得其實之故也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戍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衛公敹作晉

衛靈受南子之愬而逐其宗臣并二大夫此所以猶久而不能保有世子以致亂其國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孫公作子牂公作搶

名陵侵侵晉不能復得諸侯諸侯內亂陳復去而從楚以助楚滅頓楚固怨頓之附晉而陳遂不顧皐鼬

之盟其罪均夫

夏衛北宫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吴于檇李吴子光卒檇公作醉

五年於越入吴至此敗吴而傷吴子黄池之歲越又入吴春秋悉書之哀元年吴子敗越棲勾踐于會稽不書文定以為會稽之役夫差復父讎而非報怨故春秋以為常事不書非也吴能弱楚又爭長于黄池能弱楚則中國賴以休息爭長于黄池則中國息楚患又將有吴患而卒至于敗亾者越人議其後也使不書越之入吴敗吴則吴之所以不能抗楚不能得志中國之實不著矣而吴之敗越則吴越之勝敗無關于中國不足以書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作堅又作摯

牽洮之會左氏以為謀救范氏夫衛奔其三臣而二臣在魯不當合志以助范氏宋有五叛在蕭內難未靖尤不當從齊以助范氏也或是齊欲乘范氏之亂以伐晉強三國來會而三國不從故不見有伐晉之師至再踰年而從之伐晉者獨衛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之會宋當與鹹之會鄭沙之會衛夾谷之會魯同盟至此而宋亦去晉即齊也李氏之說為是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書歸賑者譏也
諸儒之說皆是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張氏從二劉之說不信左氏殺母之事以為南子之
譖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汪氏以為楚商臣蔡般弑
世子弑君不當泥于蒯聵稱世子而盡廢左氏殺母
之事也文定以為特書世子以兩著其罪然兩著其
罪亦不在特書世子也使春秋欲專罪蒯聵而有不
書世子者乎不書世子則不知蒯聵為衛之何人又
非如突忽鄭赤有兩人牽連以書使可索其名實也
蓋從其實而書世子則世子之不安于國與致世子
之不安于國是非之
義可攷而知之矣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奔一母弟一公子三大臣衛奔一世叔一世子三大臣悉書于册即不必攷其事之實而懸論其義使奔者皆有罪而縱之奔則兩國為無政使奔者皆無罪而迫之奔則兩君為無道使有有罪者有無罪者則國無政而君無道國無政君無道皆亂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魯納衛公叔戌北宮結猶納亾人之常辰據蕭以叛者四年再奔而魯納之則不能免于納叛之罪矣春秋未嘗諱而不書也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公蒐而邾子來會此必有謀于公者毋亦知三家利其田有强取之意而來會以求庇耶觀于明年來朝又來奔喪皆勤謹以事魯及公甍逾年而即伐取其田則是年猶定公所庇而三家姑從之也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江黄從齊而楚滅之齊不能救頓胡從晉而楚滅之晉不能救小國何利于內屬哉然觀沈不會召陵而

晉滅之則頓胡會召陵而楚滅之宜矣晉且不義何罪乎楚故書楚子滅頓楚子滅胡皆以罪中國也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作軒

諸儒以鄭之伐宋為公子地故然春秋不書公子地奔鄭則伐宋未見其為公子地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渠蒢公作遽蒢

渠蒢之次左氏以為救宋李氏以為與五氏垂葭同為謀晉其說為是使果救宋則當書救書次以示譏不當但書次也如謀救宋不應鄭師在宋而猶緩為之謀也觀明年齊衛伐晉則為謀伐晉無疑蓋齊衛

憚于伐晉三次以謀而後乘晉亂以伐之也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妾之卒𦵏不書書姒氏之卒𦵏者魯以禮卒之𦵏之故書以示譏也以禮卒𦵏而不書夫人小君者哀公未逾年之君未及尊母為夫人故不得似他妾母之稱夫人小君非以不稱夫人小君為得禮也啖氏以不稱夫人為正名者非也劉氏以哀未成君不敢稱夫人亦不是陳氏汪氏得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𦵏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公作稷

無備之說為是既擇丁巳葬不克葬而至次日戊午乃葬不可不詳其日也詳其日以書之而不備之實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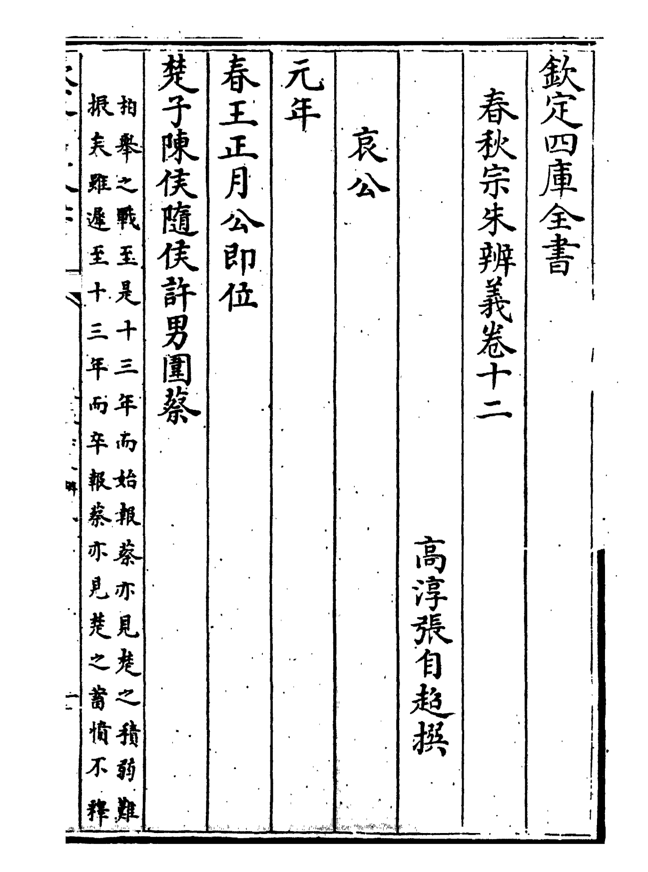
辛巳葬定姒

葬先輕而後重定姒之葬後于定公之葬是成禮以葬妾母而非禮也定姒之稱與襄公母之謚定姒同先儒疑有一誤或是生未及尊為夫人卒不當有謚而又不可以無稱故以定公之謚為謚如宋共公夫人之謚共姬耳然非適夫人而謚配先公又與祖姑無別亦不得謂之禮也日紀辛巳以八月庚辰朔數之九月之丁巳距庚辰三十八日辛巳則距庚辰六十二日九月不當有此日矣或以比之僖二十八年

書壬申公朝于王所上不繫月謂此為十月之辛巳而上亦不繫月然此下明有冬城漆之文不當移冬十月之日紀于九月之後也成十七年日食十二月丁巳朔十一月不當有壬申公薨以壬申為十月嬰齊待君命而卒故紀于十一月而于此不言其故則前說亦不可從劉氏陸氏以壬申為史文之誤而于此亦與說然不合兩有朔可紀之日而皆誤文也故疑十七年是閏十一月此年閏九月辛巳當在閏月耳則春秋歲終置閏不可為定論矣大衍歷文十七年閏六月此年閏三月大衍紀日食與春秋皆差則閏之不合定矣而亦可知兩年皆閏也長歷于十七年閏十二月于此年不置閏恐是忽于九月之不當有辛巳也

冬城漆

春秋宗朱辨義卷十一



春秋宗朱辨義卷十二

高淳張自超撰

哀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柏舉之戰至是十三年而始報蔡亦見楚之積弱難振矣雖遲至十三年而卒報蔡亦見楚之蓄憤不釋

矣楚滅頓滅胡而後及蔡視乎大小强弱之勢也蔡既仇楚見楚之滅頓滅胡勢且以次而及乎已此必有備楚之先謀故雖圍之而不能入之也陳會召陵而即附楚隨納楚子之奔許滅于鄭而為楚所存附楚者三國既見楚之復得諸侯而勢漸强蔡能定謀以拒楚亦見蔡之不再屈于楚也文定以稱爵為予楚之能復仇夫楚滅蔡而殄其祀謂柏舉之戰為予蔡之能復仇則可而顧予楚之能復仇哉如以稱爵為予之則陳忘滅國殄祀之仇反助楚以圍蔡何以亦稱爵耶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郊牛下穀有角字

夏四月辛巳郊

四月周正之孟夏夏正之仲春也魯郊以祈穀則正農事方興之時先儒以書四月五月為過時而譏其

慢者未必然也覩于四書卜郊皆在四月則魯實以四月郊卜而從則于四月不從則卜五月故有四卜五卜之異四卜五卜不從則不郊從則五月郊定十五年之書五月郊此年之書四月郊當是因鼷鼠食牛之變而書非以譏過時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氏以伐晉為救范氏而諸儒因之然齊衛次五氏次垂葭以謀伐晉皆在范氏未叛之前去年次渠蒢而後伐晉之謀決則齊衛之伐晉或擣范氏為內助而非為救范氏興師也陳氏據左氏以次五氏為伐夷儀次垂葭為伐河內皆不書伐為不忍書必至于是而後書夫果成師以伐夷儀伐河內春秋何所不忍而不書耶如以為惆諸夏之無伯故不忍書然如戎伐凡伯王師敗績于茅戎戎狄無王皆忍書而不

忌于諸侯之無伯哉又如文元年衛侯伐晉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皆無損于晉伯晉苟能伯何病于齊衛之伐而春秋有所不忍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薛氏曰邾所厚者君也何忌魯之強臣所以伐之也其說最好邾邾托于定公生則來朝死則奔喪有加禮焉薨甫逾年而即不免強臣之見伐三家之無君而弱哀公甚矣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仲孫伐之逾年而三家並伐之春秋書漷東田及沂西田以罪三家之利于邾田而恣取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家伐而二卿盟穀梁以為各盟其所得而文定取之謂季氏以田歸二家非也季氏強于叔仲蓋自尊重不降與邾子盟而使二卿盟也不然季氏之貪使意不在邾田則二卿伐之可以得志何煩季斷親將耶魯邾之盟始于隱公盟邾儀父于蔑終于叔仲盟邾子于句繹夫邾之未列于諸侯也魯君盟之既列于諸侯也魯臣盟之可以觀世變矣蔑與句繹之盟魯盟邾之始終即通春秋書盟之始終也聖人蓋有意于其間焉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論者以書世子辨蒯聵無殺母之事然觀于商臣般止弑君書世子則蒯聵之書世子不足以辨殺母之有無也蓋蒯聵殺母春秋無明文而輒之拒父則了然矣蒯聵即有殺母之事而輒不可以拒父況夫子正名之論及不為衛君之論又明言輒之不可拒父耶故春秋書納聵于戚罪輒之不迎父而拒父而致趙鞅帥師以納納而不得入國而于戚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公作栗又作秩

杜氏曰鐵衛地在戚城南觀此則是趙鞅納蒯聵之師遇罕達致齊粟之師于鐵而戰也趙鞅奉命納聵非奉命敵鄭師可以不戰而戰故書及以歸過于趙鞅也趙氏以為罕達為衛討蒯聵趙鞅為蒯聵禦之觀戰時左氏序蒯聵在師之事亦頗得其情實但使達為衛討聵鞅為聵而禦之則是戰當書達及鞅不當書鞅及達矣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蔡與楚有柏舉之怨而吳之入郢實蔡所致前四國之圍雖解而惟恐楚之必得蔡而甘心故謀遷于吳蓋蔡之于楚有殺般用有之仇于吳則有柏舉戰勝之德去仇而附德則州來之遷未可為非而亦蔡所

顧也故以自遂為文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遷州來而殺公子駟必駟不欲遷也蔡即當遷駟即不欲遷亦非有可殺之罪故以國殺為文而不去其官也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公羊以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為伯討固非矣諸儒以先齊後衛為罪齊之首惡而誅國夏亦非也夫春秋未減以子圍父之衛而加重于助子圍父之齊哉蓋齊惟恐蒯聵得入而衛將從晉故有必致師于戚

之心衛喜齊之助已而推齊以為主兵也春秋既惡齊之助惡而首齊以罪齊亦不以齊之故而減衛罪故戚不係衛以誅衛也如書圍宋彭城者歸功于諸侯為諸侯大夫圍宋彭城之詞不歸功于宋華元為圍彭城之詞也此書圍戚者歸罪于石曼姑為圍戚之詞不歸罪于齊國夏為圍衛戚之詞也故圍宋彭城云者列國大夫圍宋之彭城圍戚云者衛石曼姑自圍戚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魯于凡弟之迭為君不異昭穆則桓之宮當與僖宮同遷同祧而同毀僖之宮當與閔宮同遷同祧而同毀毀隱閔而不毀桓僖文定以為出于季氏之私者或當然也昭定之間魯方以兄弟繼世而追立煬宮

又烏知桓僖之當毁哉當毁不毁天災及之于理固宜然武宫煬宫又豈當立而歸然皆存則夫子所云必桓僖者亦是據當毁之理而云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作開

地震天災絶不知懼役用民力而奪其耕時悉亦甚矣

宋樂髡帥師伐曹

春秋之世宋之于曹鄭之于許魯之于邾皆世侵侮之故宋必至于滅曹而後甘心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吴

書蔡人放公孫獵是蔡之衆人放之矣衆人皆不欲遷吳也如以獵爲駟之黨則駟以不欲遷吳而見殺獵亦宜爲不欲遷吳者矣衆人又何怨于獵而放之哉觀此則知獵必同蔡侯之謀而非駟之黨衆人怒其遷吳故蔡侯殺駟衆人放獵獵放而蔡侯見殺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兩伐而取其田既盟之而又圍之必至于入邾以邾子歸而後已與鄭宋之于許曹一也而魯則三家爲之罪尤甚矣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公作三月

大定以變文書盜為警有國之君謂蔡昭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國而自衛故夫人得而害之夫蔡昭能自拔于楚以與皐鼬之盟又能以吳子戰勝于柏舉楚人殺蔡先君滅國殄祀之仇自昭而便先世百餘年屬服荊蠻之恥自昭而洗使此時伯主可托猶不至轉托于吳既不得已而托吳以報楚矣若又即楚而背吳非義也諸大夫之謀豈可狥哉故不當以蔡昭之不幸為盜所殺而罪其不從諸大夫之謀以事楚也何以不書弒君既稱盜則不稱君也公孫翩何以為盜倉猝為變事同剽刼既無奠逆之心又未有仇怨于君之事故翩公孫無知亦公孫無知名而翩不名翩非卿郈歜閽職亦非卿歜職稱齊人而翩稱盜也不然翩之為公孫即不若無知之貴而用事而公孫之親顧不貴于郈歜閽職乃槩以為賤而

書盜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

陳氏以為書盜殺蔡侯申即書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為與聞乎殺與書公薨即書夫人孫慶父出奔夫人慶父與聞乎弒同義然嗣之殺申起于倉猝未必辰之與聞也使預謀殺申而辰與聞之則嗣或以賊不書當歸獄于辰而書公孫辰弒君矣使罪不在辰不當歸獄于辰則與謀者衆當書蔡人弒君矣即賊無主名亦當書蔡弒其君矣觀春秋書殺不書弒書蔡侯不書其君則嗣亦非有逆志成謀而此外實無與聞乎故者也春秋于魯諱弒書薨故書夫人之孫慶父之奔以著其為賊于蔡何諱而同其書法哉當是辰與姓霍皆嗣之親屬蔡人雖多不利于遷而原不欲賊蔡侯嗣一旦殺之蔡人怒嗣既同殺嗣而又

遷怒于辰及姓霍故辰不安而奔姓霍遂不免于殺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不書伐小邾不書宋公會小邾子于某而書執小邾子是必小邾子朝于宋而宋人執之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翩殺蔡侯而辰出奔姓霍見殺三人者皆公孫固知為翩之親屬也而姓霍實不與殺故稱國而不去其官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作曼

通春秋未有執失國來奔之君歸其仇國者晉人執戎蠻子以歸楚晉非有畏于楚也方不得志于諸侯不欲庇戎蠻子以生楚釁也然其不義甚矣文定以歸于云者猶曰京師楚也則非也晉執曹伯不曰歸于宋而曰畀宋人者曹伯晉之所欲得非宋之所欲得晉以畀宋猶曰我之人以與汝耳晉執戎蠻子不曰畀楚人而曰歸于楚者戎蠻子楚之所欲得非晉之所欲得故晉以歸楚猶曰是爾之人我以歸之耳如書執戎蠻子畀楚人則似晉伐戎得蠻子以畀楚人而楚之伐戎蠻戎蠻子奔晉之事實不著即晉人于其來奔既不能庇戎蠻子又不能責楚以虐小之罪亦不明矣蓋楚既殺其先君又奔其後嗣而晉乃助之為虐罪與楚同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穀梁曰亡國之社以為廟屏孔氏以為武王伐紂使諸侯各立其社以戒亡國恐未必然伊川謂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宜皆有之以為戒也其說當是是必魯之國都原有殷社周既克商因用湯存夏社以戒亡國之意使天下諸侯于凡有殷社之地皆屋之以為亡國之戒耳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蔡昭之葬以往會而書原不必多生議論但魯于諸國喪紀自弑君外其他小國不論于齊宋晉衛陳鄭則多有不往會葬者矣惟蔡則考父封人皆葬其肸卒不葬午不卒不葬獻舞卒楚不葬則皆在齊桓創

伯晉文襄繼伯之時宣公以後世屬于楚而魯之喪紀視昔猶勤雖東國卒楚不塟而被弒之景公弒君之靈公盟殺之昭公無有不往會者趙氏以為蔡許屬楚魯畏于楚而重其與國然如蔡般為楚虔之所殺宣既滅而復楚猶重般之塟而以會塟之禮責諸侯耶又如蔡昭去楚事吳何以亦往塟耶要之于大義無關不必攷而辨之也

塟滕頃公

五年

春城毗毗公作比又作芘

夏齊侯伐宋

齊與宋自會洮以來有好無惡此忽伐之以宋伐曹執小邾子意欲與齊爭伯故齊伐之必以伐曹執小邾子為名也汪氏之論如此亦得情實但宋之仇曹不自此時齊景欲伯而有事于宋則聲罪之辭不患無名耳

晉趙鞅帥師伐衛

晉納蒯聵不得入衛故此伐之後又侵之所以然者衛嘗會齊伐晉故納蒯聵將以定衛使離齊而從晉也至范氏之故則于書入朝歌後未嘗見經而斉亦不書如納蒯聵戰罕達及此皆趙鞅帥師或亦趙鞅有隱怨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齊桓五子莫適立致其國亂而伯業以衰齊景當鑒之矣燕姬之適既死宜擇于賢長以早定國本何溺于荼哉使荼果賢亦當早立以絕羣公子之望以定諸大夫國人之心何至于將死而始屬荼于高國哉况荼又方在孺子也然齊景助輒以拒蒯聵是不以世子宜有國而子可以拒父矣則其舍長立幼以為有君之命有高國之輔無不可以弟而拒兄雖羣公子無能為也而不知陳乞老奸早有成算在其胸中矣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春秋不紀閏月惟文公六年及此兩見閏月不可不告月而不告月則書以示譏喪不數閏齊以閏月準五月而葬之期則亦書以示譏也兩閏皆在歲終後人多服左氏歸餘于終之說以為周置閏于歲終觀

于泰閏九月則承周歲終之法可以相證矣顧孜之韋昭曰餘餘分也終閏月也中氣在晦則後月閏在望是其正中也顏師古曰有餘日則歸于終積而成閏也其于歸餘于終句皆不作歲終解文公元年左氏曰于是閏三月非禮也班志謂當閏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左氏以為非禮亦似左氏原不以置于歲終為禮者汪氏以為春秋之時歷法謬而置閏歲終則是周本不置歲終之閏春秋時之閏于歲終皆歷家之失也按閏月無中氣北斗斜指兩辰之間猥置歲終所差多矣恐左氏歸餘之句班氏及韋顏之解亦不可廢史記漢書又皆云周道衰微歷數不正則汪氏所云歷法謬而置閏歲終其說亦是但歷算之法交食難而置閏易春秋日食不謬而閏謬未必然也夫說之不定者則當以經文正之觀于不書閏某月而書閏月則是閏于歲終之書法矣然觀于文六年不告月上但書冬十月此年但書冬皆無十二

月之文則兩閏難決其在十一月在十二月也觀于隱三年日食二月己巳前年十二月有乙卯則可知十二月有閏而閏在歲終矣然觀于成十七年日食十二月丁巳朔本年十一月有壬申則又疑于十一月有閏定十五年日食八月庚辰朔九月有丁巳戊午辛巳則又疑于辛巳是閏九月而閏不定在歲終也竊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以百數而但兩見者固以兩事當紀亦不應他事皆無可紀于閏月者也此或歷有改易或隨月而置或置于歲終如用朔之法不一定夫子作春秋恐以錯紀閏月適後人以不定之法故約閏月事入于本月而閏月不紀惟不告月並齊景公兩事不可以不書而兩閏適在冬月故紀于歲終耳

六年

春城邾瑕（瑕公作葭）

城瑕以迫邾所以入邾而虜邾子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伐鮮虞亦趙鞅帥師故左氏以為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元年吳侵陳不書猶小用師也至此而伐陳葢既得蔡于楚又欲與楚爭陳吳駸駸乎有駕中國之勢矣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據左氏則齊景屬荼于國夏高張二人既受君命則當荼存與存以死繼之以效荀息之義奈何遽舍少

主以弃哉二人弃而荼不可存矣然則陳乞之陰謀以逐高國其勢必至于弑荼而弑荼之獄其必歸陳乞無疑矣

叔還會吳于柤

吳伐陳陳既服叔還亦往會之猶楚滅陳而叔弓會楚子于陳也其罪稍減于不恤陳亡貪結楚好而已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文定以陽生不稱公子為春秋誅其不子然則楚比弃稱公子歸稱公子為不誅其不子耶陽生非適而長不稱公子楚比非適非長而稱公子于義何取此背泥于稱公子不稱公子為春秋筆之削之以示義

故其為論如此而不知公子之稱彼原稱公子則仍之彼原不稱公子則亦仍之也葢雖皆公之子其國寵以卿大夫之貴使用事于國交政于諸侯則稱于春秋不然則春秋亦不書也即以比與陽生言之比已列卿大夫而貴為公子尊為公子其名嘗見于經故比之出奔書陽生未列于卿大夫而名未貴秩未尊其名不當見于經故陽生之出奔不書葢春秋非大夫不書故也鄭突齊小白齊陽生之出奔皆不書而歸入書歸而為君入而為君也又即楚比得書公子陽生不得書公子之實而可以定比弑虔陳乞弑荼之弑矣比惟列于卿大夫而貴為公子尊為公子則其在國用事已久必有為之黨者其勢足以制觀從使不為亂不以其勢制觀從之亂則其勢可以脅楚之人使奉已不為君故弑虔之獄不歸觀從而以歸比也陽生雖于諸子為長在國未為公子以列于卿大夫名未貴秩未尊國之政事未嘗一日得與國之

兵雖未嘗一日得操雖欲入國爲亂而無助之者陳乞召之則得入陳乞君之則得立使陳乞廢之則又廢使陳乞逐之則又奔矣其能弑荼乎哉故弑荼之獄不歸陽生而以歸陳乞也以弑荼故書陽生入以殺子糾故書小白入陽生小白不能無罪晉夷吾入于殺奚齊弑卓之後則夷吾之入不書矣陽生之入陳乞入之故弑荼罪陳乞小白之入齊人入之故殺子糾罪齊人春秋治楚比弑虔之罪則以自歸爲文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魯之于邾宋之于曹其必欲虜其君而收其地一也故春秋不以恕魯而以魯事宋事比書屢書以齊其

罪也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宋之伐曹侵鄭不必其與齊爭伯也宋于曹固世侵侮之而在晉楚爭鄭之時鄭附楚則往往加兵于宋宋亦世仇怨之也左氏以此為為晉討鄭叛者當不然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助蒯聵之正以屢加兵于衛而卒不能出輒以納蒯聵至于帥師以侵其亦微矣

夏公會吳于鄫 鄫穀作繒

叔還會之公又親會之悉書以著魯之失也其盟于鄫衍不書吳伯未成春秋將終其事不足以詳也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三家連年伐邾邾已困矣知其國必可入而君必可虜乃迫公親將以歸惡名于公三家之謀亦憸矣文定以爲書以邾子益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惡而予之之也其說甚曲且魯非能自歸邾子也迫于吳之來伐齊之取邑不得已而歸之春秋何爲予之耶即實出魯自歸之而歸之之善不足以敵以來之惡又何予耶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鄭雖以怨宋之故而救曹然春秋未嘗不善之乃有救曹之名而卒不能救則駟弘之罪也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在春秋事伯主交隣國雖弱小自保之道宜然而以視莒邾則未見有搆兵侵伐之事葢弱小而動謹以保宗廟守社稷者也而宋人卒滅之則宋人之惡矣

吳伐我

鄉會吳于柤公親會吳于鄫以為吳可托也乃入邾而授吳以來伐之名是我之入邾不義而吳之來伐

為義曲直分明矣乃丈定惜其無華元國佐之臣致受城下之盟以是為恥為後世戒是但以勝負利害為訓而失乎春秋之義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闡公作僤

據左氏則齊人取讙及闡為季姬故然齊侯雖為季姬故而必以邾子為名魯人知其意為季姬名為邾子故歸季姬以悅其心歸邾子以塞其口而後讙闡不逾年而歸也然外取邑不書取讙及闡書者伊川以為魯入邾而齊怒因賂二邑以悅之與書取濟西田同其說當是

歸邾子益于邾

書于吳來伐齊取邑之後是前之虜邾子魯之惡此之歸邾子亦魯之恥矣何氏以為善魯之能悔過豈

真能悔過者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書于歸邾子之後是明著魯之見迫于强齊而歸邾子也邾之復得有君邾子之復得有國皆吳齊之德也齊既存邾子而即返魯邑亦近于義矣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宋鄭怨結向巢伐鄭猶未甚也至皇瑗取鄭師而怨深矣其後又再伐鄭所以致有罕達取宋師之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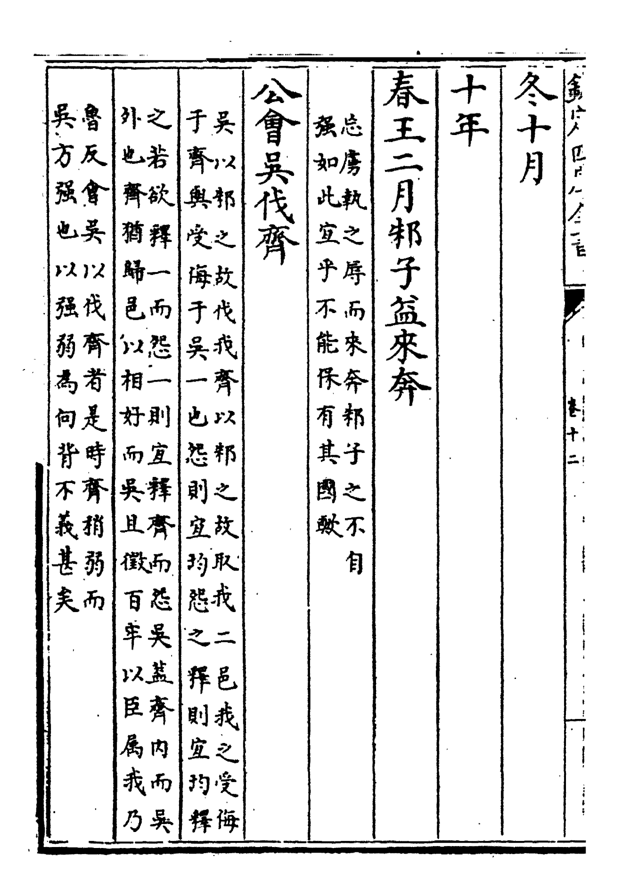
取師之慘春秋之初一見鄭伯取三國之師蓋二百年來無之矣而以宋鄭各取其師終焉前則諸侯為之後則大夫為之皇瑗罕達稱名稱帥師可謂無貶乎哉

夏楚人伐陳

書楚人伐陳則陳之屬吳明矣

秋宋公伐鄭

既取其師又伐其國宋公舉爵又可謂之無貶乎哉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忘虜執之辱而來奔邾子之不自强如此宜乎不能保有其國歟

公會吳伐齊

吳以邾之故伐我齊以邾之故取我二邑我之受侮于齊與受侮于吳一也怨則宜均怨之釋則宜均釋之若欲釋一而怨一則宜釋齊而怨吳蓋齊內而吳外也齊猶歸邑以相好而吳且徵百牢以臣屬我乃魯反會吳以伐齊者是時齊稍弱而吳方强也以强弱為向背不義甚矣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文定以為齊人弑悼公赴于師而春秋書卒者不忍以戎狄之民加中國之君蓋據左氏云然其說甚曲

臨川吳氏以為吳師在齊而陽生卒遂以為弑者其說最是蓋春秋書卒必非弑也

夏宋人伐鄭

宋之伐鄭至再至三豈至是而始書人以貶耶此後向巢又稱名稱師師矣

晉趙鞅帥師侵齊

明以著趙鞅伐喪之罪也若齊果弑君則趙鞅為討賊之師不書侵而書伐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三月齊陽生卒五月始至明以罪魯之聞喪而不速去齊也蓋是時魯吴之師在齊而齊人遣喪城守二師不去加齊人以弑君之名假為討賊以文伐喪故有齊弑陽生之言也

葬齊悼公

會吴以伐聞喪不還雖往會葬崇虛禮而背實義春秋所惡也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公孟彄奔于蒯聵奔之後宜為蒯聵之黨矣今蒯聵未入而彄何以歸哉彄之歸又書自齊齊固助輒拒蒯聵者然則彄之歸其為齊歸之使背蒯聵而助輒可然矣

薛伯夷卒

秋塟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楚大夫稱名稱帥師以著楚之大用兵于陳致有吳師之來救也

吳救陳

文定以凡救皆善之吳救陳而以號舉者為傷中國之衰也非也此如僖二十八年書楚人救衛以著陳之附吳原不論其救之善不善即善其救亦不在書人書爵以為褒而何泥于舉號之可疑哉春秋之義凡救而有恤隣急難之公心者則善之其或伐其叛已者救其附已者今日附已則救之明日叛已則又伐之即伯主之救亦救其附已者何善之有吳前伐陳伐其附楚不附已也此之救陳亦救其附已而為

楚所伐也何善之有如附已而不能救則春秋所惡耳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會吳伐齊齊閒喪不去此齊所以憤而兵及國都也春秋直書以著魯為自取之禍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公作袁

五月公會吳伐齊

公結怨于齊以致來國書之伐宜自悔過引咎以謝齊既不能然而又會吳以伐之非禮極矣公兩伐齊皆親出三家安在而以危事委公耶四分公室之後若謂公猶能用衆則未必然矣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但書及吳戰則明知未及公戰矣前既會吳伐齊罪已在魯若果及公戰原不必諱盖以著公之未及戰也前伐齊書公至此不書公至非没公以示貶也前至伐齊以著其閒喪不還師久于齊之罪此則公未與戰如書至于戰前則公實未前歸如書至于戰後則或疑于公之與戰故不可以至而竟不至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衛輒立已九年蒯聵在戚助以强晉而不得入者必衛大臣直輒而助之者衆也今齊以世叔出奔則直

輙者去所以不數年而削瞻歸國歟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穀梁以為不書夫人為諱娶同姓非也春秋之諱娶同姓當于不書如吳納幣不書逆婦于吳不書以夫人至自吳諱之卒不書夫人非諱也孟子之書卒不書薨不書葬不書夫人者季氏逐昭公立定公三家不以禮喪孟子夫子仍舊史書以著三家逐君不加禮于夫人之罪也如以為諱則當削而不書既書孟子矣何不可以書夫人孟子哉

公會吳于橐臯

兩會伐齊又爲橐臯之會堅吳之好以敵齊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公作運

于會吳橐臯之後而與衛君宋臣爲鄖之會者必宋衛合魯以求通于吳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取鄭師之後三伐鄭皆書者以甚宋之惡也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罕達取宋師以為皇瑗取鄭師之報是所謂以惡相報皇瑗罕達皆有罪也

夏許男成卒

成公作戍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不書吳子則無以見吳子爭伯之實不書晉侯及吳子則無以示吳子不可主會之義然而楚主會盟則實書楚子為主吳主會盟而不實書吳子為主者吳未若楚之强横中國之服吳未若服楚之甚故不以罪楚子之主盟者罪吳子之主盟也是時諸侯皆去晉故晉欲合吳以內攜諸侯魯結怨于齊故復從晉合吳以近敵齊也晉與魯皆有罪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再伐陳必欲爭陳于吳楚復强夫楚至春秋之終尚有公子用事可知楚無强家不似晉之有韓趙魏齊之有高國陳鲁之有三桓鄭之有七穆專國無君以致有分室基國朝于私家之禍也

於越入吳

于吳入郢之後書于越入吳以著吳之卒不得志于楚也于會黄池之後書于越入吳以著吳之卒不得志于中國也凡吳之不得伯皆越爲之

秋公至自會

書公至于楚伐陳越入吳之後以著吳子在黄池而楚之伐陳越之入吳皆乘吳子之出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與曼字

晉何德于蒯聵而必欲納之故論者多以為范氏故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曰旦見也旦見亦可占其宿之度而不言宿者文定曰不加于宿恐是春秋欲著其旦見故不言宿耳

盜殺陳夏區夫

春秋五盜左氏于此不詳盜為何人如以為賤而書盜則左氏所云尉止齊豹公孫翩陽虎者多不足據如據左氏則齊豹之為司寇翩之為公孫皆不賤或書以不知誰何之人而書盜為得春秋之義也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此當以識左氏者春秋感麟而作作起于獲麟而文止于獲麟為是文成致麟之說未必然也

春秋宗朱辨義卷十二